息庵集

九

祭文
應製文
玉冊文
教命文
告祭文
[illegible]兄批答

教書
致祭文
應製賦
書契
啓
桊文

表箋
進香祭文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八目錄

祭文 三十五

祭文

祭內舅華隱先生文 癸巳

嗚呼侄嘗記㓜時外王父尚康寧舅氏五人尚皆團圓外兄弟尚蕃而衆侄得待遊乎其間恒趍走讙呼以爲樂亦不知一家相聚會之盛爲難也其後季舅病夭外王父亦繼棄世蕃而衆者日零而替則侄始悲待遊讙樂之爲難恒而雖復欲相聚會亦不可得然以諸舅氏尚在爲少慰又數歲而竒禍作伯舅以流離謫徙之餘卒陷幽狴瘐死而莫脫抱寃而莫白

第四舅氏出自玉署爲縣於天下之窮處先生又挈
妻攜孥踰大嶺遵東海僑處于溟邑溟邑去京幾千
餘里多盲風恠雨之患蠻煙瘴毒又劇人肌骨匪人
所堪居而先生乃居之則侄又悲禍患之慘離散之
亟而尤無以自慰也及聞先生四月忽得風痱侄固
念禍釁之餘內有以隱鑠水土之患外有以侵剝而
離親戚遠醫藥孰救瘉之孰扶將之猶以天不禍善
人爲恃而戀而有少瘳之報益以天爲可恃先生之
訃乃以閏七月至嗚呼天終不可恃耶天之禍善人
者其至於此耶抑果水土之爲孽耶禍患之爲祟耶

其病也無以救瘉則其喪也孰斂治之其病也無以扶將則其喪也孰護引之侄念至此又烏能不悲且哭也先生之喪自溟邑行半月而至先隴下寡妾隨羣弱子扶櫬呼號於嶺海之間行路尚爲滂淚侄念至此又烏能不悲且哭也侄幼時已哭季舅其後四年又哭王父其後八年又哭伯舅今又哭先生焉則侄益悲樂無幾而悲已極昔何甚盛而今何甚衰也嗚呼先生之未病侄不能以問寧否先生之已病侄不能以候甚歇始劬也既不得憑尸而慟將葬也又未能臨坎而嗥徒號泣於柩筵之側情雖不極禮則

未稱又曷可以塞吾悲嗚呼先生其知侄耶其不知侄耶其聞侄言耶其不聞侄言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祖判官公文

粤我靈宗有羅斯肇式顯于麗淸虜允紹迨乎本朝乍晦乍曜殿中太常舍章未徹猗歟祭酒大發光耀一中謹詠鳳落于棗危門若綫疇恒其剝矧惟曾考質織才邵孔道何窮顔壽何夭晦望迭代闇極必啟篤有兩嗣餘慶是要惟我祖父寔奉先廟公次在季志行惟厲維歲焉逢遭時昏擾伯葩下潛叔亦遐矯寬閑與豫寂寞與釣先王豉玉遐遐拭瞭侑令大慰

首膺寵詔叔適世德繼以奮調北關聯靴東皐韻齋
蟠惟在泥伸則雲表公懋厥績推眞袪僞治朱列署
韡墨湖嶠名攀龔黃惠覃耆小爰司隷議旋長翊僚
年旣臻稀不愒卿少祖父有第南巃之背公僑巷東
若隔周墻采或弗乘徃或靡轎闌闌僂杖啞啞言笑
或酬而觴或攜而眺蒼顔共怡皓髮相照聊以優游
樂不可料不意二竪膏纏肓繞有劑莫施有醫莫瘳
奄忽厭遠音容邈杳孰睹我泗孰聆我吁撫公遺事
悲腸若繳有官有壽在公奚吊然公有子女行男殀
代經而號有孫稚藐葬卜先隴與室祔兆違襄伯康

罔復邀召言孰與盤酒孰與醻地冥而漠天穹而窈
報善靡卒此痛難了卽幽有期路脩且遠靈輀弍整
引彼丹旐匪謂肴馨匪謂酒醥一哭薦誠靈庶我曉

祭呂參判爾徵文

我始二十學爲賦詞崇古黜今以號於時彼庸何知
笑排則宜誰在中士尚或然疑叢嘲于躬幾蹈不支
公乃首肯一見稱奇謂我汝來覿汝鬚眉出我書序
公色怡怡公云世汚文氣日卑隳劇嵩華爽爽若遠
屹而矗之非子而誰玆言一聞疇不愕而凡人有珎
璣璧琳琦或曰彼美喜動色聲矧爾文章鼓琢心胛

倘有識者不啻和隋寢寐若驚恐負殊知嗚呼昔我
趨公書溢于帷公不語言有手其棊今我嘷公舊軸
已歎不聞丁丁象咷而壹春風被物生意日滋公獨
一去永無回期豈惟耆舊云亡之悲感念篤義我弟
于顧我肴雖菲我文在茲公庶有知一笑饗之

祭從弟可億文 時余病未瘳且聞以俗忌不受奠使宜男只以此文奠而哭之

可億之柩將以丁酉四月二十八日發引于平丘前
一日戊戌從兄斯百疾不能一慟于靈筵之側僅爲
文若干言以替齊脩之奠而告之曰
嗚呼可億汝果止於斯而已耶嗚呼可億汝果死而

汝卒不能更延其命耶汝今年年不滿二十者尚一歲耳貌秀而朗才敏而悟志溫而良見者莫不慕而友者莫不愛稱之者以美質而期之者以遠器今春之試名籍解選宗黨朋儕又莫不喜其日駸駸且有成焉而今汝乃欻然一朝死矣嗚呼慟矣嗚呼慟矣惟汝上焉有父母日以侍而日以訓誨汝惟吾祖父母日康寧無恙而日以撫摩汝惟吾父母日居同室之內憐汝恤汝不閒於生汝惟吾內外兄弟幾數十人汝日與聚嬉朋狎以爲恒則汝於人世惟知有合而固未嘗知有離也惟知有歡而固未嘗知有戚也

而今汝乃欻然一朝死矣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前歲之秋汝有弱弟未齔而化盖汝之弟妹六七先是未有殤焉者惟我叔父痛傷之實甚今猶爲時時省其壟而嘷之淚猶未乾焉弱者之猶傳而况於長而壯者乎一之死而猶痛而况於歲而亡其一乎苟行路之聞之猶必爲之悽然叩心而潸然而涕也夫以汝之孝友惻怛則何忍使我叔父復抆前歲之血而以哭其長且壯者焉而汝猶不能不死生人之情莫鍾乎妻子今汝妻之所乳惟一稚女而腹中之未解胞者男女之弗知汝之號以爲大岳者纔逝而未行而

汝之外舅與姑方且纍然各抱其衷於千里之謫所
人理之慘固未有汝妻之若者即亡論栢舟之詩崩
城之哭雖古子桓之賦阮婦安仁之叙任姨殆亦未
甚毒焉夫以汝之神情婉孌則何忍一日而捐以使
之稱未亡人而愕然靡所依焉而汝猶不能不死嗚
呼慟矣嗚呼慟矣將汝之去此就彼其果有所樂乎
而雖骨肉嬉嬉有不及乎將親之傷汝痛汝有不暇
顧乎而弱妻孌孌不足憐乎人或有言脩短有定彭
殤不齊盡命則一而二十猶夭汝猶未滿則將夭之
冥冥漠漠不擇乎碩美淑懿而忽焉而歟汝命乎抑

鬼之鴟張暴橫仁義之爲讐而倏焉而殺汝生乎是
何容儀清淑秀而朗也如汝才氣慾溢敏而悟也如
汝志意端詳溫而良也如汝而竟使之摧折沉埋則
將必蒙倛方相而乃可以長世行屍走肉狠狠鷙盭
而乃一以享富貴乎將人之慕之者天且媢忌之乎
而人之愛之者鬼且憎嫉之乎謂之美質者卽惡相
乎而謂之遠器者卽夭材乎將人之未嘗知有離與
戚者卽天與鬼之所相睢盱偵伺必謀所以永離其
合而永戚其歡者乎今吾家之戚一口視若唾棄其
赤產者之稱孤焉縱不及今杖而絰而惟汝曾叔父

之嗣實於是乎係造物之其或者矜汝之資無命哀
汝之秀不實不終殄汝之後使汝食其報也耶唯吾
叔父母日噭然而號曰前歲甲兒喪而吾哭汝唯以
吾過悲爲憂今汝何徃而冥然寂然使我哭而悲而
曾不一顧念我乎唯吾父母哭汝慟汝亦不異於叔
父母也汝死之後日祀父爲見余來余之寓室余仰
而察祖父之顏色外若寛譬理遣而由中之慘然深
文即可以候也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吾自童年素弱
善病而汝則素强健剛堅愈於人自前歲春夏之交
始頓牽情於麴蘖鉛黛其精英之酋然射人者似若

稍稍示瘁然猶謂年尚富氣尚壯當不日而復也夫豈意一遘疾而遽止於斯而已耶前月十七八有族叔自鄉來者館于余余臨于室也時時挾所閱書上園後之亭遊焉汝亦時時以其書質于余而隨或云其地高而多風吾與汝之病盖亦以其風焉至廿三之夕余始淅淅有頭疼漸爲迎醫鍼數孔醫去而覺其疼之甚也時汝隅焉以余善病故而頗有憂余之色再三謂余以善攝夫豈意以昨日憂人之疾若翌日而渠亦隨而疾也汝始疾也伻于余爲請醫而余疼甚不省日易而始迮醫醫診余云嘗服敗毒散旣

夕而未劑俄有以已劑者進余心甚訝而亟服焉今余聞其巳劑若諉汝之所當服以求之他所而卒傳於余云嗚呼慟矣嗚呼慟矣縱使汝始疾而即祈醫世之無扁倉久矣固不必果能延汝當絕之命縱使汝即服其劑固不必果能巳汝畢命之疾然余之所痛恨天無靈鬼無神姑不可以論於人事不能盡乃若是則何以使死者能無所缺缺而使生者能悛于心也耶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吾則以甲戌之閏八月初五降汝則以巳卯之八月初五降吾於汝蓋以五歲之長稱兄焉而唯生之日實同於是日也兩家

各有設其斟也或醇或漓而吾與汝共嘗其臠也或腯或瘠而吾與汝共啗今汝已矣一去將不返而歲月無情是日將復至焉吾雖有斟則何忍嘗之雖欲嘗之則誰與共之吾雖有臠則何忍啗之雖欲啗之則誰與共之余不能汝共汝不能吾共吾有慶是日而已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吾鮮兄弟唯以汝爲弟汝有三弟唯以余爲兄塤余余唱篪汝汝和斯亦人間之至樂[illegible]終南之麓吾宅爲最勝仰而層巒秀媚俯而幽泉琤琮擬芳花蔭佳木霜葉明繡雪壑凝素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而吾必與汝遊遊共樂而樂共賞

蓋未嘗與汝累日離也維揚之山寔吾松楸距京幾一由旬元朝寒食浴蘭之日剥棗之夕凡諸上丘墓之節晨掃之禮吾必與汝行淵有魚矣與汝網之山有栗矣與汝拾之夫豈意今使汝藏汝身於七尺之棺輦而致之其地鑿坎而室也余行而無與偶矣余遊而無與隊矣余雖塤矣誰復篪矣余雖唱矣誰復和矣今吾將歸吾室吾知其亭臺不異景物依依山容若舊但覺其黯慘而所不可得而見者獨吾弟焉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吾病而汝亦病始吾與汝之所居只隔一壕然兩不相面者十有六日而汝奄忽死

矣自汝始死至今又十有七日而心摧腸割與日偕深悠悠彼蒼曷有其極今尚忽忽疑汝之或出遊衍而未及返耶或遠從儕友績文而未之歸耶或在乾谷謁其舅父而未即來耶倘然而時不省汝亡唯是汝之姿容粲然若言若笑常耿耿於吾眼中耳今聞汝之柩將引而余之病已一月有餘尚未瘳焉僅能出戶外輒怯風而縮兩脚觳觫如束偶人精神恍恍若有亡失終不得一撫汝柩而嘷焉嗚呼慟矣嗚呵慟矣汝病矣而不能候汝死矣而不能慟斂而棺矣而不能憑駕而引矣而不能執昔於汝情不殊於同

産今於汝事乃同於路人則吾惡乎用吾情則吾惡乎用吾情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凡人之於朋友親黨苟有適數百千里者則必有贐行抒情之文今吾於汝情何如義何如今汝之杳然長逝不能返何如而吾可以無文乎且汝之生也常有喜於吾文余故强疾略綴胸膈之言以祭汝而辞汝然吾以寄吾情情之所激言不暇擇蕪亂繁複終亦不能文焉苟汝之精魂不知尚必能欣然喜動于心也如汝之已冥漠無知則吾有自抒自悲而已嗚呼慟矣嗚呼慟矣

祭春沼先生文

嗚呼噫嘻善不必福才不必施其已久矣豈今於先生之不幸而始悼歎其若斯然以先生之質美而醇氣和而夷如良玉之溫如崇蘭之馥如春風之被而百物可滋而曾不爲天所佑世亦爲之盱睢以先生之於事無所不周於學無所不窺於禮之簡縟易之幽奥尤善爲折其衷而析其微於古之成敗治亂之迹尤善言其所以如衣挈其領而綱舉其維而曾不少售其能卒顚於畢畢以先生之敏妙於文洞竅抽腁其蓄瓌如入乎寶肆而金璣蠙貝充牣而陸離其裁雅如公朝之會左右揖遜折中矩而周中規其潙

辭快辯亹亹乎東京之 其淒音逸調瀏瀏乎楚人之遺而曾不一需于世顧每擯于窮山之厓極水之湄友麗麀而隣羯夷僮以吟哦其流羇此常人之所以爲先生而傷其無時而否泰相嬗其理則宜令先生之否極矣或者其庶乎命之將泰而萬有一爲曾所期之蹠戾乃復忽焉與世而長辭縱小人之媚忌猶且不能不惜其卒止於此而無論識與不識猶且莫不爲之愴然嗟咨而況乎平生之素所師友與親知嗚呼噫嘻抑小子之所以盡焉懷傷不特悲先生之不遇者盖感念我外氏之門何嚋昔之盛也而今

日以衰吾舅氏五人其季先殁伯仲匪辜叔又羈泊於溟海千里之涯鼇毒霧以斲骨卒身命之不支韓婦芳年而尹初見舅奄〻疾而偕亡同朝榮而夕萎顧瞻雲▲之原唯見新阡之日以纍〻慘淪逝之相隨云胡先生又此之即而曾莫足以少遲豈其變風暮日煙蔓野藹騰擲麏鹿噪舞梟鵙但見樵童牧叟上下而嘔咿者匪先生之不厭倘或猶愈於彼世之蚩蚩況先生之窮夭豈羨彼蜍志之䓗耆當雕虎之得志縱摟追其何恨惟文章之愈偉世既棄而不收譬若磨鑑不寢滅而彌輝令先生雖逝矣苟死者之

有知念之至此亦未必不爲掀髯一笑以自慰而白
怡吾又安知先生之方且倏蟬蛻乎汚濁俯塵逵而
發嗤登淸都而涉紫霞與造物而遊嬉則生者嗷嗷
不其妄焉而又何必浪浪乎涕之沾頤嗚呼噫嘻夫
性命得失之理盖已知其如此而生當爲歡歿亦奚
悲者此古達人之喩固每每其若玆然小子受恩於
先生之謂何而能不愴恨而曾欷警我之惛者其師
之嚴鞠我之蒙者其母之慈江閣之秋策我以鴻鴈
之篇雲樓之冬賦我以白雪之詞惟彼寬閑寂寞合
先生之道逸昔摳衣於其間幾多追陪乎樽酒與琴

碁而小子曩者一過乎西湖見綠波之日漪想王孫之空谷復春草之萋非獨先生其已焉竟冥漠而不歸顧先生嘗有言世之知我鮮矣惟汝其幾則今之所不可得而復見者縱平日之容儀其英魂靈氣庶幾不隨異物而腐散而剝乎其不以幽明隔而死生間者尚有不昧之心期倘先生之神格庶俯歆乎茲巵

祭亡室文

祭前一日因朝英告之

自子之云逝月生而死盈又虧只悠悠此慟寧復涯只欲叙以辭而寫愴只悲撓不遑若遺忘只情之所

蘊文亦碣狀只幽明弗間予必諒只宿昔之夜連夢
予只容儀若常笑語嬎只覺而無見唯涕漠只靈輀
遠戾卜永居只牛川舊園吾祖廬只意者子魂安此
隧只吾紀予行狀且誌兮同穴之詩吾所矢只雖短
而離聚何長只庶以慰子子莫傷只一言薦心歆此
芳只

謁春沼先生墓文

噫噫悲夫自吾葬先生而歸也三易其朔而吾妻又
亡吾從先生墓而過者再率遑遑迫於窀穸之事卒
莫得以禮也縱先生之怒小子抑小子不俊其能無

負負之恨於心耶嗚呼吾卜吾妻之藏於歸川之舊園與辰溪隔一水陸之不能十里七八至而近耳昔吾隨先生於辰溪嘗有歸田之志恒自念曰安得屏世紛更卜居於故廬以從先生於此而學焉質明暇焉漁釣以樂吾之生乎夫豈意以先生一丘一壑之身而乃復阨於風霜蠻夷之域竟以齎志而沒地而小子亦於疚痾之餘又重之以喪酷曾不數年而人事之變乃復至於此耳嗟乎侯芭雖存而玄亭已空德曜云逝而五噫彌窮今吾將復理川上之田架數楹於其間以償宿志而鹿車之挽南畝之饁其誰爲

敬而又孰與而同乎而況微言難析疇能豁我之心
胸江山多閒疇能優我以從容則小子之每念至此
未嘗不爲感平生之遊賞悵九原之莫追蓋有不自
覺其浪然涕露而盡然而悲者矣今者中秋之夕爲
上先生之墓而以蘋吾怨而抒吾悲苟先生之降顧
想亦必有以悲吾之言也噫

告亡室墓文

自子之埋割吾乎矣月日荏苒歲三換矣我來省墳
自京漢矣江流活活沂春岸矣蔞蔞隴乎零露瀼矣
喈喈谷鳥猶相喚矣徘徊惻愴心歷亂矣墓下石之間

僾莫追矣莎腓棘翳增慽歎矣斯將鑿鑿琢又砌矣
布豆設籩象俎羞矣饗人杵夫功始幹矣彿震帶驚
庶勿憚矣輿情瀝悲牟則灌矣幽明一間誠必貫矣

又

皚皚白石磨而盖只象筵布奠薦觴酹只祓以新莎
尊爲芰只綠藻萃造紛晻藹只淪井導渠疏汙濊只
絶涓塞漫永無害只千齡萬祿安且泰只

祭外舅迂齋相公文 庚午

嗚呼痛矣昔戊戌之歲亡妻忽遘危疾時公亦有宿
疾吾妻於氣息綿綴之中猶日問公病何及其死之

前一日公夜力疾來視而已不能識矣翌朝候之稍神少定余爲言昨夜公之臨焉則吾妻色驚曰然耶吾其不復見吾父乎因泫然泣下嗚呼悲夫將死垂絶之時父子之情何如也且吾妻沒五月而吾王父捐舘又六月而吾母氏下世周歲之內凶禍荐疊小子亦得奇疾幾死者數矣公獨推情鍾之痛而問訊醫藥日以相繼小子之得不死庸詎非公之惠也耶前歲吾家酷遭人斷斷然非人理之所可堪者而公又特原恕於衆所吹毛之地犯怒於人思下士之日爲之從容卞別以解夫人之爲事理之當然而然耳

小子之銘感當復如何哉嗚呼小子以沉痾嬰髓重制在身故不欲數數還往雖於公之門而亦月歷一二至耳始公之疾也猶不能以時候累日而一適則公坐對客語如平日小子竊旁而覵焉已多有危亟狀然亦不能料其遽至於此也越四日朝伻忙還言公病甚急方受早食推而疾馳入門則公但目之良久出手以相握而已嗚呼痛矣公之葬已卜於今月之晦而吾妻之再祥在其翌日或言祥者吉也不可以犯喪犯則不祭噫使吾妻而有知也豈以重已之饗而不使吾見公永閟之辰小子ㆍ亦何忍於相公而

廢繞坎之嗥耶嗚呼吾妻當公之生而旣以遺公之悲及公旣沒又獨使余嗷嗷而擧此觴焉茫茫天道抑何理耶想公亦必惻然有感乎小子之言而翩然下臨以格夫小子之心矣嗚呼慟矣尚饗

祭東江申公 翊全 文

嗟我外氏胡日以替伯舅遘禍吾師 春沼公 一繼逝門戶之存僅一綫已惟公在世爲衆宗恃譬彼靈光巋然獨峙方祝公壽耆且胡矣方頌公位公且孤矣誰謂今日遽乘大化歛此厚德閟之長夜露撤其帲幼奪其嘽承訃于外我愕而作嗚呼恬靜之操淳篤之質

澹泊之文雅飭之筆今皆已焉寧復見否路人同嗟可知公有惟余小子蒙奬特至期我許我豈惟親懿終南舊室青鶴新舍特獨造公許拜床下篤恩深誼洛珮何忘闡公將祖巳卜新岡一嗥靈筵奠此觴樽蒼茫古洞寥落虛軒嵐光入簾疊巘疑屏顧瞻徘徊像公平生公如有知庶歆吾誠

祭李僉樞厚載文

謂公爲世父也者吾之室號公爲佁帍也者吾岳父與公月日如廵遠而契誼同裴庾者吾王考小子亦嘗以阿弟之甥故人之孫得以追遊乎杖屨之後周

旋於几席之末今盖已十有餘年矣俯仰人代𡡉變
靡常莊生扣盆而巾櫛空藏相公騎箕而門館虗凉
而吾家禍罰尤爲荐酷王考之捐棄諸孫亦且四變
星霜其所幸而慰於心者靈光特巋巨椿獨壽庶幾
小子之所依近而仰庇而今亦已矣嗚呼慟矣瓣香
單杯情不能文靈如有知庶歆苾芬

新恩告卜室墓文

昔歲丁酉余魁進士室家聚嬉宗黨悅喜人皆賀予
謂予多祉誰知此世人事難恃樂𡡉而哀徃迹已空
今年獻賦首謁 王宮科第之榮後與前符六載之

問存殁乃殊余所悲于慶不我俱子之茹恨應亦如吾余自平丘從我嚴君繫舟春水以賁于墳㭗花已闌谷鳥嚶而寂歷空山有淚霑巵子苟有知尚聞吾辭匪辭伊心庶我格思

祭外姊吳執義斗寅內文

嗚呼悲夫昔也吾姊兄弟三人俱弱歲喪怙恃辛勤就養於吾王父母以至成婚嫁得所歸而庶幾始有生人之樂焉伯也不幸早寡而沒其季盛年又竟至此則夫孰知當伶俜孤苦之餘乃得以成立而及生產室家之日復繼以淪逝也耶始吾姊之寢於疾余

亟徙候其顔色且切其脉心甚恠其頗與伯姊瀕危之時相類也歸而寄書于其仲守舅家喪於南鄉者爲及季病狀如此而因又自解曰姊病雖甚淑善如吾姊此豈遽夭札者耶其又孰知始而恠之者果不爽而終焉自解者爲虛謬也耶嗚呼悲夫方吾王父母之撫余以子撫吾姊之兄弟以女余與吾姊兄弟不特諸從之懿而已事實有不殊於同胞者自吾丁父母下世未十年而吾四人之中遽見二者之死而仲也又且流覊於湖海千里之外則其於存亡離合之變何如也此尤余之所以抆涕於今日而爲吾姊

慟焉者也苟吾姊有靈亦必愴然有感於小弟之斯言嗚呼悲夫

祭仲舅忠愍申公文

嗚呼人生有涯世故無窮盛衰禍福存沒俯悁公年五十閱歷以艱辛難之志疊塊之胸宜哭宜歌百感所攻一托于酒與世爲聾嗟嗟吾舅孰識其中小子欲言有淚無從凡我諸舅五人其同倡與三季草宿于封公獨巋然定長于宗風霜摧剝苑彼喬松嗟嗟吾舅胡復遘凶平生杜康謁其春風今來奠斝孰爲融融獨儀堂筵優矣音容誠憾于文庶歆非衷

祭金醫應詢文

嗚呼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惟君於我有恩有好我昔二死君三起之我有兒瘵君復已之此恩當報尤有重者維我嚴君不寧寢臥衆人不識以水爲火君獨斤斤謂攻不可以君之惠獲臻安和此恩當報報將如何昔歲嚴君奉使于燕雪虐風饕其路三千君執其靮若子弟然今春不虞又從湖行君不憚勞我式其誠歸未一旬忽聞君病始慫于步終憂在脛我制維心日夜煢煢君病不皃亦非人情我訪君門月已在戶君出其腕診洪且鼓君自知醫

意或可救廿日之晨竟得君訃君年半百精氣尚固
若刃在硎雖函亦露凡諸藝術皺妙通透六氣之沴
風寒暑候變有萬千雜襲紛糾君闖其奧破人蒙蔀
旁爲奕棋亦絕儕偶積薪憨李天借其手有技如彼
而無其壽覩厚如我又惡不悼君於文字亦曉談討
偶嗜余文若唱歌槖君行我詩或題之扇我嘗謂君
我爲君傳縱令爲文君豈及見西山之討曾與余語
乚宜棗栗下有禾黍灌園治田暮歲倘徉生耶吾游
死則吾藏孰謂今日君遽大歸君家猶子昨告以期
強起哭君爲別千古我有語言君莫聞覩一慟而訣

有賁如汪嗚呼哀哉

祭龍洲趙尚書絅文 代家大人作

惟公行義修之家庭惟公志節動乎 朝廷惟公齒爵爲所自有惟公文章亦期不朽世皆誦公芬在人口惟公於我寔我先友契好之篤敬以彌久裒然科甲與相先後昔官春坊借我先人言及廟謨以掊摑宸劉芸煩苛慰民嚬呻遽屈分朝復同羈絏夷艱進退遂並卿列己丑之冬先人在野庚寅之夏公在台馬邈矣山河詩篇往來千里訪公適自燕廻及公歸來力辭 朝命先人於時亦釋台鼎南壓之會卽

洛社從容几席亦有樽罍勝事一日已喧都下是秋
先人遽捐館舍小子不斥荐罹鞠凶幽堂之鑱敢以
煩公公修厥辭展也春容中郎一語豈私林宗辛丑
之拜公命我坐餘生孤露惟有淚墮日月荏苒今又
幾歲每一念至悅如隔世地纔春糧㫖莫起居歲時
幽嘉秪憑簡書孰謂今日忽聞公逝叔世緼紛無足
戀係蜕此塵垢朝彼上帝哭公噭噭公應一笑顧余
小子無所比肖感念疇昔云胡不悵巖巖青城高與
天際想像平生疑公顏色馳辭寄奠告余哀惻公如
有知尚余歆格

祭春沼先生文

歲次己酉十二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門人甥姪淸風金錫胄伏聞內舅春沼先生之柩將以來歲正月移窆于楊根新卜之兆舊山之啓已有日矣春糧屝氷竭蹶東馳謹齋瓣香單斝哭奠于靈筵之前而告之曰嗚呼哀哉惟我先妣兄弟有五舅氏而惟我先生於次爲四我視先生如視先妣先生視我亦譬已子導我廸我義篤恩摯猶母之慈亦師之誼我哭先生歘已一祀小子罪天頑不自死適使南陲先妣背棄在海窮界杳千餘里去辭於堂歸擗於次茫茫穹

壙此何人理不勦不殄三一穀而燧玆聞先生將文墓隧水泉之避蓋不獲已所愼惟終其禮如始拌被有暇官偶無事戴星而馳涉水而至且踸且啅一攀靈几先妣之藏隔衣帶水先生之宅雖遷亦邇庶幾千秋相近相慰至若先生短期長志遺文之托後事之紀無只固在我我乃多愧欲言則咽文豈盡意暇脩在豆籩馨在襌先生有靈尚或歆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監司 萬雄 文 代尹叔杭氏作

嗚呼自我寄此與君徙還分水南北十餘年間君多奇勝釣磯漁灘我有長物雨簑煙笭方其跌宕惟君

我聞君爲世需或繫于官偷隙輒來握手與歡去春之季君裝西關迢迢關海一別一月陳情有表旋納藩節我時索居獨閉雲亭屈指數日待君歸舲誰知一夕遽承君訃我聞始驚怛焉如剖嗚呼昔與君遊笑言啞矣今我迎君涕橫臆矣昔與君飲酬且酢矣今我奠君君不答矣亭空綠水誰主屬矣碧桃紅梅自榮落矣江聲嶽色長寂寞矣鷗盟鷺誓逝莫續矣單辭隻雞情竭極矣君如有知歆我格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承旨胤錫文 代家大人作

嗚呼哀哉我自弱冠與君爲友忽忽切之盍期以皓首
浮世多艱萬事紛紜白黑爭奪私其好醜君惟以我
情不待剖相面嘻嘻人或多有心胡不隔孰與君偶
我亦知君旣孝且友一以祥順溥夫須忸我亦知君
剛不易守葆其恬靜㗅彼進取寧人負我我不人負
乃如之人胡不耆耇善不必福賢不必壽終古如斯
天道之否嗚呼哀哉前夏之病君幾不救曉闖吾門
有聲急扣聞君瀕危駕不待趣君猶日我我孰君手
相視而欷淚落衣紐君卒而甦實天所佑誰知今日
煢煢在疚病不終夕俞佗訃走我旨公退路得君訃

入君寢門始愕而仆惟瑞兄弔墨哭了牖慟矣斯人
此果眞不君於去冬奉遷先柩自洛之沒人孰其咎
聞卜君葬還于舊阜擇兆之訃今乃大謬子子稚孤
靡所左右念君此事言之腸腐嗚呼哀哉維我交遊
二三親舊跌宕山河追蘧文酒轉頭俄然凋落何驟
邈彼嶺海塟殁于僦其季感年終于墨綬鎭也無命
求亦骨朽有菀其才百不一售俯仰悲咤茫茫宇宙
今君又逝蟬蛻塵垢倀倀此世孰與先後新秋乍戒
[illegible]氣生疊雲愁雨慘嗚我惻惻翩翩飛旐指彼楊岫
我有新肴我爲君侑我有剝詞我爲君侃生平之誼

已矣難又一慟長訣兮隕盈豆嗚呼哀哉

祭內弟紀明文

嗚呼慟矣汝之生於世與吾爲中表者盖堇二十有六年矣而汝之治詞賦受文字於吾者爲七年汝之怛吾之奄違慈顔閔吾之終鮮兄弟時就吾倚楣之室以偕吾寢處者爲四年以吾之瞽術粗技醫汝之勞火之疾者又二年矣吾之朝還夕往憐汝之儜弱沉綿亦幾一朔而裹藥視劑以斟以護非不知汝之必死猶不能不冀其萬有一生者又八日而汝竟不起矣嗚呼慟矣嗚呼慟矣吾不見汝一日則吾輒思

汝今汝之死已五十日矣吾每想汝之儀容頎然而玉立秀然而蘭茁者時猶在吾之眼中而獨其亹亹諷誦琅琅笑語已寘然漠然而無復有入於吾耳者矣嗚呼慟矣嗚呼慟矣明日之日是汝遷柩之辰吾與汝永爲千古之訣者其將在於今日則今吾之所以爲約於今日者唯在於一紙之文數片之石記汝平生行義之篤叙汝臨絕握手之言以銘諸幽以垂諸後而已嗚呼慟矣嗚呼慟矣二十六年中表之情七年四年師友之誼其將寄於玆而已耶臨紙含毫涕落如雨哀則無文鑒我衷素嗚呼慟矣尚饗

祭權掌令汝綱文 名斗樞 字靜川

嗟乎傷哉生別如雲死別如雨昔別瑞朶已矣千古
今春別紀埋玉于土云胡玆夕又別壽甫維舉與吉
徃奈先訃作別湖海亦返故宇獨君長逝逝不返顧
忺琜之量冲雅之度嗚呼此別寧可復覩斯公期孤
品纔四五使年其年壯且未暮負天之翼人覘弱羽
牛蝕于鼷桂或生蠹遂令昭質奄先冥路此世茫茫
惟我踽踽我念平昔與共遊處中間世故悲歡散聚
宜歌宜涕一見詩句以別以贐以替薤露何槃彼石
可誌丘墓雖不屬我我將求取誌銘君德第叙衷素

沿能識我不在醪脯一言爲別有唄如汪嗟乎傷哉

祭從姪申進士 轍 文

歲之冬孟日十八有叔斯亙告姪轍夢倛之世姿玉雪裏慶之門才淑哲韻語鏗鏘筆路潚小試未冠門芥掇積薪之局珞琭訣頑鈍炎杯藝獨絕其法一一八所殺嗚呼可惜汝夭折何孀腸腐爺淚血仇然聞者亦中咽單醪片腊愧薄設一慟與汝千古別

祭趙司諫 昌期 文

維歲次丙辰七月辛巳朔初十日庚寅友人清風金錫胄謹薦觴豆之奠于近故司諫出宰陽川縣令趙

君文卿之靈筵哭而爲別曰嗚呼哀哉始子盛年志宏才多譬若楠樟鬱彼山阿童幹弱條自拂雲霞宜梁宜棟駁姿章華何知困暴挫閼杈枒寧惟挫閼又用斧柯千秋奇志十載沉痾陵陽之獻三泣楚和陽山雖近亦古長沙我與子仲兄弟一家以弟視子情聯葛瓜生平親愛庶共切磋頃子出獄我嘗一過神形已瘁意氣不磨竑言正議令我口呿適歲龍蛇賢人其嗟此志此才其如命何哀哀子命終至斯耶嗚呼世故斯棼天道亦頗鸞鳳在剱騏驥服車屈沉已究顔夭則那吾爲子悲有淚沱沱聞子明發示歸西

披此別無返此情無涯憐子惜子爲具觴茶一瀉哀臆以當䂓歌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墓文 丙辰

昨歲之展旋自春峽今來攀栢又從南堞旌麾是屛子姝是掖霜露云降日月已匝顧瞻徘徊淚盈哀集爲柘精藍既畀老法仍營小屋擬隣奴業 主眷斯厚先蔭攸及進敢忘退張則思翕適緣 國祔歸期奄急單犖誓心墓草是浥尚饗

南小門洞御營別營開基土地祝文

光熙南洞木覔東條有阜瑄曼厥上衍饒背遮崇巒

前對雉堞既窮而豁若冥而昭宜開操場以鍊摠哨以試超距以藝弓刀帶戟方攘馳騎屈橋軍聲鏜鎝以衛 聖朝念土有神若官有僚鍪錡方始肅告厥繇匪豐觴豆匪馨蕙椒精誠所格監我薦滮以和卒伍以寧於旄無祲無災嘏我逢逢

先墓焚黃祭文 辛酉三月

粤在前夏 國有變亂孽豎亂宗密謀構叛賴天默佑悉伏誅斷錫冑適忝本兵粗効協賛爰承 寵命猥占元功推 恩禰廟復加勳封乃以上年五月二十一日 贈顯考爲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淸陵

府院君 崇慶所加罙切感悯旋丁 國戚倏見歲
攺申乞 恩暇獲攀松梓玆焚 命書敬薦 賜祭
尚饗

祭趙叅議嘉錫文

我自藐稚識公兄弟公我毋黨中表行第公又其季
同我年紀不惟親懿復敦交誼形骸共忘臭味相劑
三十年餘親愛靡替美公篤行旣躬孝悌嘉公志節
若在硼礪亦有風流詼笑亹亹當其激昻意直辭叙
昔公丁歲抗疏天陛纚纚萬言盡發蒙蔽群雞接翼
孤鳳獨唳嚇彼鵶鴟怒吻爭厲謂將逐公別公荒裔

公適天幸獲留京邸逌天悔禍廓掃氛曀危朝粗安
吉士咸勵公惟侃侃直氣彌揭方將大展晉塗如砥
叅銓首諫何所不擬公有賢兄亦有嘉友團圝湛樂
日夕聚首人生此樂蓋亦未易胡公不幸邊困床第
沉綿半歲遂至不起方公臨簀公向我謂五十非夭
三品非底擾擾浮世寧足戀繫所未忘者惟有朋輩
平生譚謔今後難再吁嗟情鍾正在吾儕每念斯語
益復愴悽我[illegible]哭公復嬰寢瘵欲來未來尙闕奠拜
聞公塡池乃卜今晦爲來別公辦香單卮情通意感
公抑有知茫茫此別永無迴期臨柩惻惻一嗥長辭

淵兒生員新恩時祭祖考墓文 辛酉冬

伏以兒子道淵今擬小試孫年三十始有一子生十八略知文理 國有庠舍幸取經義昔歲丁酉我魁進士祖考謂我汝科可喜或酉而乙戌酉而癸三世酉榜亦一奇事手書貽我尚在舊笥今玆之科設與酉值所奇彌奇今且五四所悲祖禰倏已背棄彌觴布奠感淚自墜陳詞虔告尚格饗只

淵兒生員新恩時祭先墓文

伏以兒子道淵祇襲先訓粗經指授頃値秋闈隨衆進取幸免毷氉獲中程臼歲紀廻環今適在酉爲年

其年旣九而又寔類先考不先不後異事竒聞若有
眷佑逮當唱名特近　纜絓玉語諄諄奬勵稚幼韋
布氊厦亦古未有今玆請暇　惠寵彌厚　命馳郵
乘　命辨鉶豆姊子緯紳並妙而秀雙璧一榜聯袂
共手謂展其榮言隨其舅桑梓之光芬甚人口矧日
在斗旣旬且九維先誕辰會値匪偶昔我子姓所共
上壽今來奠跽涙落卮酒玆以告由叙詞以侑

淵兒生員新　恩時祭六世祖祠堂文最長房在抱川

昔在壬寅一來拜奠後十數年曾莫再展地之稍遠
誠豈云淺幸今兒子獲甲庠選玆請　國暇亟行廟

見慶由先訓 恩出恒典族聚祖免事耀鄉縣所矢無忝庶吾自勉

祭先墓文 癸亥八月

小子不肖幸襲先訓且蒙 國恩受 命任事于今十年滿盈必溢崇高易顚淵谷之戒曷敢忘佩今因論斥一二黨人大爲時輩所怒謗殆辱之及昔人所傷道乃决意東歸擬退丘園鷂夷赤松亦或可以攀援而庶幾無忝於先文貞公庚寅辭相之遺志玆因奠拜告辭以矢且伏念自先妣之藏此今經十餘星霜而未有添丁頻見夭殤或者玆兆水流生方術家

茫昧縱未可詳言念後事每用危惕將欲更擇吉竁
以妥窀穸而東岡宅基亦欲增庳補缺以圖後用今
告始役畚鍤是董

祭山神文 九月

御屛之下生金孕水起伏四五龍幹偉美昔在丁年
余喪先妣依婦舊窆卽祖遺址逮奉後喪遂合塋隧
近有疑言訾毁紛起或言木局水破乾位或言亥流
直前而駛非心非臍亦類肘臂生人不蓄盖坐玆祟
禮服有緬亟欲奉徙穴之云吉遠亦奚避頃逢曹生
爲占便邇舊岡東南步不盈跬脉轉爲丙兆仍坐巳

腦脊差微揀尋未易鉗交泉滙厥證可恃砂橫水紆
朝對三四會聞善人必逢吉地抑吾先德宜裕後嗣
今將補土先事畚蕢務完氈裀俾稱位置凡玆近地
寔神封寄凡厥休咎亦在神施涓吉致戒亟薦告祀
酒餌非馨牲幣非侈所祝明神鑒我誠志遄垂冥祐
以襄大事

告先墓文

山事未定小子之責遍搜遠訪抵惹瑕謫東南一穴
曹生所擇迤右而高下直泉脉塡傍補前方始土役
恐有震驚憂懼靡釋謹具酒果敢此陳白

祭申正字文 九月

淸風金錫胄斯百適在牛川聞內弟故四雅申君之喪自廣陵舊山移窆于湖西公山新卜之原略具薄奠迎哭于舟次文以爲別曰嗚呼四雅子有奇才世所知也才而無命亦所悲者我昔爲文銘子泉下詎期長志只堪悲咤今子有子將遷冥舍縱及黃泉[illegible]回長夜遡此江流指彼湖野玄冬將迫皓霰初灑[illegible]然宿昔賦雪溪社感念惝怳悲淚自灑江程易暮苦語難寫精靈不昧尚歆余斝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八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九目録

史書犯人蒙宥謝表　方物表

王世子冊禮後　大王大妃殿謝箋

奏文

請　王世子承襲奏　請改癸亥被誣事奏

咨

移禮部咨二

書契

代渡海首譯答對馬島太守書契

御題一心之微攻之者衆賦

御題項羽不渡烏江論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九

應製録

顯宗大王崇陵誌文 甲寅

於戲洪惟我 顯宗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姓李氏諱 字 孝宗顯仁大王之適嗣 仁祖明肅大王之孫 母妃孝肅敬烈明獻仁宣王后張氏右議政新豐府院君維之女也始 孝廟在藩邸爲質北隣以皇明崇禎十四年辛巳二月巳酉誕 王于瀋舘 王生有異質單訏魁碩甲申 孝廟將由瀋入燕乃遣 王先還 王方四歲上謂于 仁祖有

所問應對如成人問堯舜桀紂　王已能別其聖暴
言皆證古史嘗有外藩進豹皮者毛疎惡將却　王
卽白于　仁祖曰提一豹傷民猶必多矣　仁祖聞
而大奇之命勿却嘗偶出　閤門見一卒形羸墨問
內豎對曰此病凍餒者也　王爲惻然輒　命賜之
衣且續食其自幼少饒神智仁愛之出天性如此昭
顯旣卒　孝廟以次嫡陟儲副　王亦進號元孫己
丑冊　王爲　王世孫設講書院是夏　孝廟嗣寶
位　王亦進號　王世子辛卯行冠禮仍行冊　王
世子禮冬行嘉禮壬辰行入學禮益廣置春坊僚屬

詳延宿儒以盡其輔導 孝廟嘗再祀文廟輒命
王從敎右文也大閱于南津復命 王從敎不忘武
事也時觀稼弄田敎重民食也己亥五月 孝廟賓
天 王受寶踐阼旣反苴經于廬次哀哭不節飮歠
不饘饘奠不攝時盛熱處倚廬不遷左右臣庶及遠
邇聞者皆莫不感 王之篤孝 王初聽政惟 先
孝廟之所敎詔遺志遺事之是遵謙己而尙學儉上
而裕下務敦大周愼以歸于中正首用大司憲臣浚
吉言加禮髦士勉留己至諭召夫來時若左贊成宋
時烈已自 孝廟朝受眷遇最深而尹宣擧李惟泰

諸人亦咸至京及時烈等求退甚懇　王頒賜手批
慰挽備至　命諸道供獻係祀享外悉省除之民已
鼓舞　新化矣庚子關東北菑　命盡蠲端川適銀
減三甲貢豹嶺以東減布以西減米辛丑三南又旱
命復減諸道供獻減酒房減廐馬舊有兩尼院名仁
壽慈壽者在　王城北內　王命撤之構黌舍遺院
尼悉歸俗秋　王親舍菜于頖宮壬寅春　命禮部
修麗朝諸陵且著令三歲一審特遣　御史南九萬
李翽等蠲湖嶺雜賦且行賑貸又遣近臣祭厲于壬
丙古戰地秋　王親幸露梁講武事癸卯　命均田

使閔鼎重金始振改量畿田　命減諸宮家海稅及
柴塲之廣占傷民者甲辰畿內北歲旱秋湖南又水
發江都南漢穀以哺之　命宰臣三司並登薦才雋
道左參贊金壽恒徃咸鏡道　御史尹深徃耽羅問
邊民及海外人疾苦又俱試文武士　王常患眼病
久不瘳至乙巳乃南　幸湖西試沐于溫泉始有效
至行宮之日即罷鄉兵之扈於道者歸鎭　命兵部
飭將士毋擾民毋得損禾稼　命禮部分祀故勳德
之在傍郡者設文武科以慰士　命戶部減徭賦有
差以慰民丙午春　王奉　仁宣大妃復　幸溫泉

遍賜一道耆老暨以孝行聞者米肉 命吏部凡年八十以上者毋論士庶並加資級旣還大赦 令申明戶口帳籍法漏者罷至徙邊丁未春 王親御法殿策元子諱某爲 王世子夏復 幸溫泉益 命道臣寬民決寃滯先是 孝廟嘗 命行兩湖大同以紓民困唯湖南山郡未及行 王旣述事朝臣有胥言不便者且行且寢後又皆言便 王決意行之湖南以蘇戊申關東又饑 命蠲民如庚子設賑恤廳命重臣有才誠者幹理之減各司奴婢貢布己酉春復 幸溫泉秋始以 神德王后康氏躋祔于 太

廟復 貞陵寢園舉曠典以章大倫庚戌春夏大旱秋大水諸路皆告菑 上乂命發江都南漢米二萬運關西米二萬分賑内外辛亥春又無麥民大饑疫癘滋熾死亡相藉 上日夜焦憂設京賑二所勅諸路諸邑盡誠賙捄生者饋藥死者槥櫝壬子 下罪已教辭旨惻怛布諭 國内悉蕩除逋賦決罪囚開廢錮 惠澤霈然民遂忘其菑矣又 命宰臣三司薦有學行文武才能者又遣 御史李夏徃耽羅載種食及布以饋復試士如甲辰時島倭連遣使請移舘至是復請移熊川 命儐臣毋許癸丑宗人靈林

副令翼秀亡疏言 寧陵封石有釁 王大驚憂決
毀兆之議於是冬十月遂遷 孝廟衣冠于驪陵禮
也時 王上奉 慈懿 仁宣二太妃極志盡物以
致隆養 孝廟時所建萬壽殿者 慈懿太妃之所
御也在西 王又別構一殿名曰集祥 仁宣太妃
之所御也在東蓋猶漢長樂長信之制焉 母妃素
有疾 王恒在右侍護以愉婉順適且頻召諸姊妹
公主歡然展親和樂無間 母妃亦嘗曰 王來在
傍病若去體至甲寅春 母妃疾寢劇 王亟命遍
舉珪璧且議釋寃囚追遣大感 王摧毀踰制而益

致潔祀享自饎爨濯槩靡所不飭始 孝廟之喪大
臣與諸儒臣等議 慈懿太妃所宜服以爲本朝五
服之制唯爲子朞而已遂定爲朞其後有言朞非禮
禮當三年者 王命詢諸大臣儒臣諸儒等因訟言
古禮疑亦爲朞朞大臣又持前見以國制唯朞爲對
王乃從大臣言仍朞不改至是禮官復遽殺 慈懿
大妃服爲大功 王旣更詢下公卿三司且親考禮
經盡別其違片曰夫嫡胡庶也長胡衆也 先王之
於 太妃唯賈疏所稱取嫡第二長子亦名長子者
乃是也亟罪禮官 命改功爲朞又謫責首相不從

禮明文而從人說者制旣定名旣正而邦禮益無憾矣 王旣行純茂性又聰睿特達聽斷之餘唯常耽經史沉潛理道而其發而措諸事者要必參伍反覆得其當而後乃行晩益明習政法紀綱總紀方欲大究輓近軍民之弊以盡其通變而 王已積瘁過毁病以日臻八月初七日朝 命大僚會賓廳將召與議事忽感疾益苦不果亟馳遣承旨召領議政許積於忠州又召左議政金壽恒使至前勉諭大漸之夕猶頻問 敬思殿膳羞潔否又聞戶外有風聲問此何自曰東風 王驚曰損稼酷矣民將殄矣予何爲

又聞此聲乎猶嗟嘆未巳 王世子令諸大臣齋禱
于 廟社山川 王竟以是月十八日巳酉 大棄
群臣于昌德宮之廬次 王在位十有五年春秋止
三十有四德壽無徵神理繆錯嗚呼痛哉領議政臣
積左議政臣壽恒右議政臣知和等議 王功德上
謚曰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廟號曰顯宗臣壽恒摠
陵工卜兆于 健元陵之西南別岡負兌之原以是
年十二月十三日壬寅葬 王下崇陵當始斂也凡
絞紟複褶之屬皆出諸宮中毋煩有司及殯而葬也
事皆從儉約毋傷民蓋惟我 王妃暨惟我 嗣王

克體 王平日尚樸敦素之遺旨云 王妃金氏領
敦寧府事淸風府院君佑明女也誕一男三女男卽
我 嗣王殿下女長明善公主次明惠公主皆未字
而夭季明安公主幼 中宮金氏領敦寧府事光城
府院君萬基之女辛亥春受冊爲嬪今進位 坤極
嗚呼夫觀天者識巍然覩日月者識煇光雖以臣甚
矇陋猶事我 大行大王得奉教承命者亦已久矣
竊伏有以識我 先王之純行懿德卓然匹諸古昔
明聖而無愧 王素恭儉寅畏無聲色嗜好無盤遊
逸豫常兢兢懔懔而有淵谷之戒蓋十五年如一日

每以禱雨或致齋 宮中露立達曉或避正殿損
法廚雖疢疾在躬曾無時月康豫而亦弗敢自恤
凡嚴宮禁以杜絶蹊徑戒朝著以破除朋黨亦屢賞
諫者以廓言路昔在丙午冬臈臣嘗從諸講官後入
侍 王于宣政殿時妖彗纔息又有雷異 王益惕
然警懼詢災乞言一出於至誠臣每頌此事不敢忘
臣又嘗與儒臣宋浚吉俱進 對丙閣仍論及本朝
臣成三問事 王許三問以爲皇明方孝孺諸人者
流也此可以見 王襃忠尚義之盛意矣且徃歲每
西營有上變者 王一問知其誣放七十餘人同日

賜糧歸鄉此又足以知 王之世無一枉死於桁楊之下者矣嗚呼豈不盛哉然臣又嘗敢論之玆數事者在凡主固爲盛於 先王則尚其細者惟其以千乘至貴君主至尊而躬曾閔之行執布素之節且使我環東土數千里之間雖洚旱罔災溝壑復廬盡圓於鳩仁麗澤之中者實庶幾乎 湯桑林之盛焉此尤王之所以爲盛德至善沒世而不可忘者也嗚呼其至矣嗚呼其至矣

顯烈明聖王大妃行狀

恭惟我 大行王大妃姓金氏世籍淸風其先盖新

羅王者後也其顯於麗者曰大猷侍中三世至昌祚
復官侍中生仲源淸虜將軍生瀞監察始入我 朝
又二世至臺司憲府執義執義生叔弼成均生員生
員生湜魁 中宗朝賢良科官至成均館大司成世
稱巳卯名賢即 后六世祖也高祖棐判官 贈左
贊成曾祖興宇生員 贈領議政祖埥事我 仁祖
孝宗兩朝三爲上相卒謚文貞考佑明領敦寧府事
封淸風府院君卒謚忠翼而 贈贊成興祿 贈領
議政址又忠翼之所後祖禰兩世也忠翼之配曰恩
津宋氏封德恩府夫人 贈左贊成國澤之女以崇

禎壬午五月十七日辰時生 后於長通坊私第宋
夫人有娠纔八朔有飛烏御玉過寢房而墜之祖父
心異之以焦易筮之得育賢之兆翌日而 后誕焉
后自幼德容天成貞靜婉孌言笑動止俱有度則歲
辛卯 孝宗爲 顯宗擇配 后年方十歲三入揀
選 孝宗輒語奇愛之遂命册 后爲 王世子嬪
仍亟稱之曰佳哉此婦終必福我國家是歲十二月
行嘉禮 后入而承事 孝宗大王及 仁宣王大
妃左右服勤夙夜靡怠退則輒與五公主同處一室
諸公主年長於 后者 后敬之彌恭不及 后者

后友之彌親雍容悅睦終始無間 宮闈之間謅如
也及 顯廟嗣服 后亦進位中壼益復小心謙畏
以誠事上以義飭下尤防愼內外其顧視外家嘗有
程例訓戒諸弟以毋驕怠終無敢以纖芥干澤者資
性聰睿事之一經於耳一接於目者皆終身不忘通
曉書史能知古今治亂見識昭曠度越倫萃十六年
之間其所以內贊 先王寬仁恭儉之化者至矣
先王嘗奉 太妃再幸溫陽浴溫泉己酉夏復幸
后亦陪從帥禮左右且爲療瘀疾焉 后嘗於 孝
廟大喪哀慕盡制及至甲寅春繼有 仁宣太后之

喪而　后適違豫日久未得　躬執饍餐益悲悼不
自勝眷撫諸主錫賚之恩一如　太妃在世時無毫
髮睽削宮中之人尤莫不感歎悅服其秋　顯廟禮
陟　后於寢療之餘哭擗隕絕蔬塗未啓只歠糜粥
我　殿下每從旁涕泣以請爲之强進而其於送終
之事無大無小皆手自整理不委之女御紋紟複褶
之屬於椑槨之內者悉自內辦不以煩國力時我
殿下以冲弱嗣位且繼有疾恙　后常日夜焦憂以
盡輔導調護之方而罪宗楨柟兄弟三人屬最近出
入禁地又最密又有諸舅兄弟賓客爲之羽翼　昨日

益驕恣覬覦非望事盖有難言者乙卯春淸人以帝
祭來儐臣始肅卽栟之内允也因通官虛喝增益口
語語至犯　先朝朝臣皆駭愕墨墨無以爲計　后
聞之大加痛盡卽　下教諸大臣曾爲　先王臣子
者何敢無辨又　命首相徙詰通官詰言所出而儐
臣馮依幻惑之端露矣已而忠翼有疏盡暴楨檉與
宮人交亂狀請論其罪而楨之舅挺昌輒族其黨鏞
及許穆求爲急　對至以究問反罪爲言忠翼遂詹
黃昏　命於金吾之外　后聞之驚痛以爲楨檉之
事　先王之所知也　先王之教未亡人之所聞也

吾不可以不言而況吾親方陷於僇辱則吾又何可
深居內盡而忘竊負之義乎卽召時相及諸宰於簾
前 諭旨激切雖無頑宿詐亦有爲之出涕者有司
始議勘楨柟罪就配南邊 后自乙卯爲就近 孝
敬殿 移御于通明殿患疾彌留至丙辰六月猝劇
我 殿下晝夜侍湯劑分 命大臣禱于 廟社山
川又洞開 王獄釋囚 后病復甦 上候 后體
康復卽請 返于大內朝夕侍奉歡洽融融或於朝
罷入 對有大事則必奉 稟而後决焉戊己之間
黨人柄事討欲芟除異己而竟不果至庚申擠與挺

昌及逆孽堅台瑞等謀不軌旣伏誅治其黨與有差
而如歸楨所後子於本生父母俾除緣坐內司辨治
棺衾衣絮移瘞罪宗於便地其出於 后敎者爲多
矣 后素慈仁愛物雖肖翹蝡蠢之微亦未嘗害傷
嘗 御慶德之光明殿有 小蛇入室盤旋於 御
床之下宮人見者皆失色 后逌然下敎曰此殿邇
山有此物無恠不必害也亦不令巫瞽祈禜明善明
惠兩公主相繼早逝明安公主又自少病弱 后甚
憐愛之及其出閤衣服器玩饋餮之屬俱損於舊制
又嘗戒之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此乃古人之

明訓不可忽也時有水旱災異 后輒憂形於色彌
日不解上年秋八路又皆告災民復大困 后聞之
愀然至廢寢食 特命壽進於義兩宮發帑中所餘
米布盡歸于賑廳以補活民之資焉戊午秋我 殿
下患痢危重 后日夜憂煎嘗齋身浴髮籲天請代
上疾尋愈 后每以我 殿下未經疹瘡保護彌至
至癸亥十月 上感疾兩日疹痘始見 后大驚慮
爲減匕筯復齋沐請代如戊午時十一月 上漸向
平復而 后已微示疾疾少愈則親往 上所見
上瘡痂已除爲之欣然動容未幾疾復亟內局請設

侍藥廳 上命大臣徃禱 廟社山川如丙辰延十
二月初五日未時 后竟昇遐于儲承殿之西[illegible]
春秋四十有二亏昊難諶德壽無徵加以邦憂紛沓頻
國哀旋酷賀吊錯互率土如喪嗚呼痛哉 后有平
日所書遺 教教中俱言後事至是女官始取以告
于 上 上命傳示大臣其 教若曰襲大小歛入
棺諸具衣襨銘旌素錦褚柩衣下玄宮三帀帳衣靈
座神門帳交侍亍席床褥卓衣山陵靈寢褥攢宮褥
退攢所納亩子內外袱發引時靈寢函遺衣函及他
所盛亩子與袱內間所有件數亦足用之以此取用

中宮冊禮時　教命玉冊寶此三物內外袱俱改以
新設已上各件依所書旣已備置卽先分付勿令自
外疊造可矣朔望祭果器數勿用前例須皆折半爲
之朝夕奠雖不爲亦好而如以爲禮不可盡廢則油
果餌餠各具一器其他奠物亦須減半至於各道各
司諸宮家進香並令停止則爲便祭用床卓或有前
日所用者仍復用之且自初喪至發引下玄宮返虞
一切應用諸具苟有舊件可用者亦勿更造以爲省
弊之地雖或有以太儉爲不可者此與自　上徑自
裁削有異予意本如此須以予意下言于有司而條

此爲之其餘諸事亦務從省約是予之志也該曹所
儲蕩竭民力亦盡即今國事可謂罔極今若勿爲徒
循古例而有所節損則雖吾魂魄亦可以安矣唯特
上心仁孝無違故如是言之我 殿下奉承 訓命
哀痛彌切自襲歛殯奠俱 命有司一以遺 教從
事而當甲寅復土之役方中象設已用虛左之制
陵功又大省嗚呼若 后之徽音懿烈眞可以匹美
任姒而彼濯龍之誡永寧之詔其方斯則蔑矣 后
於丙辰會受尊號曰 顯烈至是領議政臣金壽恒
等共議 后謚曰明聖又上徽號曰貞獻文德將以

開歲甲子四月初五日祔葬于　崇陵禮也　后誕
育一男三女男卽我　殿下三女卽明善明惠明安
兩主俱未字而歿明安下嫁海昌尉吳泰周　殿下
元妃仁敬王后金氏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萬基
之女　繼妃卽今　中宮殿下閔氏領敦寧府事驪
陽府院君維重之女也我　殿下纔經厲虐又遭創
巨當至慟在心之日手纂　先后行錄仍涕泣　命
臣錫胄曰玆錄多有闕漏予荒迷摧裂不能纂綴深
恐　先后懿德將無以垂詔于來後卿屬在肺腑又
能悉甲寅以後事其悉摭次爲狀無辭臣承　命震

恐欲辭則又有所不敢乃敢裒録中外所共覩聞者
序次如右拆臣伏聞近日朝議方欲治妖巫之罪而
或有疑我 先后之明睿燭理不惑私邪而尚有牽
係於巫祝之事者此盖流聞者之誤也 國俗素畏
疹瘡其得之之家輒以爲有神惟床設席懸百物而
祝之閭里皆然不可禁我 殿下初得疹瘡宮中之
人既不能無疑事又有一巫自言能事瘡神者令外
宅別自供神曰 上疾既愈外間浸傳宮中將復迎巫
送神久而益喧時 后病已劇 后弟錫翼錫衍等
以 上命入侍湯藥來間遂白 后曰外人所云云

者殊非宮禁所宜有請特加禁止　后驚曰豈有是
耶此非我所知然當問之遂召女官之掌宮中事者
詰之仍　教曰毋擅作事毋擾亂錫翼錫衍等既退
以所親承於　東命者言於臣臣復得以詳錄於狀
末俾後之見者知此一事與不禳蛇異同爲　后不
惑恠神之至德云

玉册文

顯烈王大妃殿上尊號玉册文 丙辰

生我鞠我既殫報德之誠至親維親宜致歸尊之道
肆陳顯册用申徽衷恭惟　王大妃殿下飭躬幽閑

存心淑愼並甚周之任姒作嬪虞之皇英徽音載揚夙符纘女之詠嘉訓是式永貽翼子之謀方彤管之騰譽遽烏号之遺慟窺以弱齒祗承慈顔七日之夢纔回驚喜罔極三年之制俄閱愴疚罙深玆當變除之餘敢緩隆追之舉周雅贊大邦有子不顯其光宋朝稱聖后如堯維烈無競爰稽禮典兼採詩章謹上尊號曰顯烈伏惟勉抑撝謙俯膺崇貫遐服景福襲母氣以同流厚載悠齡侶坤元而罔墜

教命文

王妃閔氏教命文 辛酉

王若曰予聞古昔聖王之所敬愼重正者昏禮也而易之家人以正位爲先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肆予寡昧纘體受重嗣有丕緖以奉我 先王宗廟則已凜凜乎艱虞之會曷敢懷宮室之安耽鍾鼓之樂而上器未建陰教方闕基圖所係藐焉靡托玆春 太母之徽教兼採輔臣之僉議謂 宗祧必有所承謂風化必有所本而人倫之始不可緩也爰卽明暘懿閑簡在慈闈中以柔擇重以吉筮俾以正壼宜焉咨爾閔氏詩禮名門善祥奕世幽閒貞靜謂有嘉聲徽恭婉嫕雅著彖則誠有足以副寤寐之求膺褘翟之尊

者今遣議政府領議政金壽恒兵曹判書李翽涓吉備儀授以金寶玉冊冊爾爲王妃於戲惟孝敬可以奉宮闈之歡惟恭儉可以將福履之盛惟齋明夙夜率禮不愆庶幾有儆戒相成之助則其所以體義易之正家勉戴記之敬親者固在斯矣其所以思齊任姒媲美姬周以關雎之化而致麟趾螽斯之應者亦在斯矣嗚呼其敬之哉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告祭文

神德王后祔 太廟時遣大臣攝行祭祀文 己酉

恭惟 大妃克配 烈祖受中朝命爲內壼主德音

雖遠徽稱未沫祔禮之曠閱幾年載昭昭陟降若有
臨顧惕于小子是用戰懼孟冬維朔日辰維吉爰絜
上儀以躋 太室肅肅閟寢維穆暨昭光假洋洋百
世靡祧小子嬰疾久而彌甚未奉珪幣祗增愴慕齋
誠薦潔攝以幸輔於穆 皇靈庶歆篤鑑

討逆後功臣追錄時告 廟祭文 庚申

庚申四月兇人鄭元老上變逆柟暨堅並伏
誅遂告 廟錄勳行盟祭八月武人李元成
又告元老與挺昌通謀狀乃再鞫元老挺昌
等旣伏法 上以鞫獄之後不可不錄上變

者別單五人功勞亦多遂 命追錄焉
前夏討亂旣行 告祭急書繼聞滽孼再逮逆樹身
昌實主陰計元老晩說互誅星笠諸賊引款並發株
柢凡厥始謀在托邦禮謀撓坤極則假晰制告 廟
稱罪特其次第謀樹私兵以弱環衛建府開屯又一
關候超距之募胡服之製昔吐復吞今竭其底磋斧
尚寬餘惡益嘶國危幸安邦憒且瀆再告非瀆於禮
豈贅剁惟前歲事大錯鹽爲告妖逆擅誣無罪獻書
惟窩稱賊亦戾弄文行臆遂以私濟玆讁其奸俾遵
諸裔正辭攻告以明國體方誅內難有臣勞勸定次

行封以蔭永世其餘六人亦中勳例追頒鐵券復約
帶礪肆申厥告式替壇誓於皇　列祖左右　上帝
尚鑒群言以歆牲幣

宗廟祈雨　親祭文

噫予小子夙夜危懍民類將殄天譴彌甚其雨不雨
膏澤久禁朝陰乍霏夕飆旋凜枯禾輟鋤焦林斷蔭
薦何愛牲幣豈吝錦槁乾日亟以禱以說徽誠莫徹
靈應　終寢遑遑小子責重釁稔惟神降怒惟天示祲
惟皀何辜屢奪餬飪斯呼疾痛以冀矜審惟　祖惟
宗庶納籲禀沛此霖霆洽彼溉浸一滌焚惔蘇我群

品

不允批答

領議政鄭太和三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昨傳予再諭之旨今見卿三辭之章此豈唯
卿遜讓之莫回抑亦由予誠意之未至方且悔責輒
復申敷惟卿雅度冲襟宏猷卓識才堪命世而寬足
以有容道可經邦而智行所無事故以四世五公之
隆望爲於三朝一節之藎臣爲上相十年加又十年而
小心一日愈於一日細事若不經意而政令必挈機
要平時未嘗有爲而履屐亦中矩度是所謂巨川喬

嶽不見運動正亦頼梅酸鹽鹹自然調和卿輔予既篤既勤予望卿彌久彌摯則不料屯艱之會又連有巽退之辭當 廟禮監董之餘或小損於榮衛以天災荐仍之故盖過引乎咎諐夫安有不安之心必巳臻良巳之吉觀今國勢則垂崦嵫欲頹之日察今時事則泛洪河不操之舟小民雖詛而有司罔知或且飾憖爲悅上天難諶而人情巳狃寢至指異爲常玆當予疾病之辰益思卿藥石之訓卿未可去此誠何時將使僚相而獨勞須念大體無待寡昧之多誥宜副至懷於戲休戚與同卿必欲爲國盡瘁安危所係

卿豈曰在家不知毋爲乞解之圖克懋濟屯之策所
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領議政鄭太和四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日聞卿體不佳益覺予念斯切卿雖迫于請
急之至四予且諭卿難退者有三追先帝遇以報先
帝爲心此漢諸葛之所以告後主有社稷臣以寧社
稷爲悅亦鄒孟氏之所以論大臣試以玆二章而言
之固未可一日而去矣况方遭風霜水旱之慘實不
勝朝夕喪亂之憂聞湖嶺饑殍之多予豈甘大官之
肴膳想溝壑流離之苦予卓安九重之帡幪苟論古

人爲其主鞠躬之義亦知今日果非卿袖手之時至其他紛紛群議之繁尚待卿徐徐一言而定斯欲聽臥閤之論庶幾爲奠枕之圖潞公懸車猶叶贊於宋室留侯辟穀終强起於漢朝奚今輕去就之爲便乃莫念安危之所繫唯時近藥物無妄之疾自瘳則日告謨猷多難之邦是賴卿豈負予而不顧予所望卿者若玆於戲一人饑猶己之饑卿必有活民之術百姓足誰與不足予方思盍下之謨須亟斷巽讓之章以共濟屯艱之會

教書

上候平復後頒赦教文

王若曰寡玆彌月屬有違豫之憂降福自天聿收遄損之喜已受君僚之畢賀庶與多方而共休粤予冲眇之齡叨承艱大之業縱未習保傅教訓以節興居尚亦賴 宗廟神靈罙勤敬戒非敢忽養性之道或者昧愼疾之方祟非實沉始偶感於六沴虞乃虛薄終轉劇於三旬肆衆心自底危疑而萬機日益虛曠惓于小子 兩宮之憫念方殷戚我 先王九天之陰隲斯篤肆玆新命之罔害夬見昔疾之旋瘳於焉慰東朝之深憂抑亦荷外庭之勤慮春氣奮遽與萬

物而同蘇和煦氤氳得三陽而交泰奐然病體之獲可凜乎戒心之難忘亦第甫安寧少愈之敢恃譬佩齊非愧多祉之獨膺然未遂乾謙之初懷用以循飾喜之群請我將我享旣 淸廟之修禋如綍如綸更明庭之播慶於戲爲國務在於勝殘養心莫善乎寡欲祥順積而百祿降焉致形氣之俱和疵癘絶而五穀登所冀歲良之無恙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摠戎使徐必遠書

王若曰履艱屯之會者務進才良董戎旅之權者必資魁傑肆昇卿巳試之位用敷寻申誥之言惟卿有

用世之器能有過人之力量以詩禮之業而兼韜
鈐自郎署之卑而遄試藩閫爲塞門鎖鑰於千里任
江都保障之幾年効於前後者旣多處之外內而俱
可去歲夕月遂擢卿班司寇秋官仍摠兵旅于廷尉
之斷獄民自不冤李尚書之臨戎士皆爭奮言雖有
可用有不可用要非自爲身圖人或以爲知以爲不
知蓋多不諒心事終緣惠文之彈論甕釋戎武之重
權玆當易將之斯頗益歎得人之未易六家機略誰
如郤縠之詩書恩澤綺紈太若畢誠之儒素衆皆曰
舊人之宜任士亦恐他將之或來玆授卿摠戎使比

唐之關內諸兵亦謂之府兵若漢之京輔都尉皆屬於中尉戈甲卒伍以時而廵閱止齊太乙鈎陳每冬則入備環衛凡諸飭詰之先務已悉諭告於前言卿其更竭乃忱務體予意愛士卒則罙勤撫恤嚴約束則益加申明俾令輦轂之間隱有下城之壯於戲向寵試用於昔日部曲歸心光弼再任於朔方旌旗變色毋負寵命勉盡良圖

顯宗大王廟庭故領議政鄭太和追配享教書

寧王有一德之臣宜陟從享之列國論定數年之後始舉追配之儀博采群言肅酬闕典惟卿質茂而度

偉識敏而材宏猶處於鉅谷深林龍虎變化之不測
譬置之東房西序球璧琳琅之可珍寇丞相泰山作
許相業已徵於壺布呂汲公泰人無黨公心益見於
臺垣天旣出爲時之英豪國復値生郊之戎馬勞軍
采石力戰反出於書生通表金陵至悃終暴於中華
非徒殫忱罄節當險艱而彌貞抑亦隨機制權處危
急而必濟纔撤荆門之鎖鑰俾贊漢廷之樞衡吏部
掌千乘之財允矣國計斯賴天官高八座之位展也
人物所宗夫旣歷試而著庸遂乃峻陟而圖政故以
四世五公之隆望終爲三朝一節之藎臣若醴之作

苦作甘爾惟麴櫱有疑則匪卜匪筮公實蓍龜事至
難而裁制悉當位逾高而謙恭益甚爲治勿用浮薄
朝端長篤厚之風奏獄務先平反域內享和泰之福
太山喬嶽雖不見運用之功洪河大江固已多浸潤
之澤六考倍會昌之當國一歲加子儀之中書迨當
禮論之相乖斷以國制而爲定盖先君莫之行者敍
未遑於三年而長子亦爲朞焉實深斥乎四種在當
時軫後日之慮肆　先王有中朝之嘆念我胥及逸
勤方議太室之侑座是誰横生觝謗反寢鄭國之祀
勲儀甚缺焉悔其多矣幸因相臣之攸奏益驗公議

之難沮考前代之彛章越有追享之故事還宿言之
丞弼疇昔舊勞之元臣惟輔翼承違相不離於左右
顧陟降陪衛理罔間於幽明聚志攸諧予意先茲
以卿配享於戲國典斯備卿烈愈彰一體君臣重成
魚水之樂千秋俎豆共饗苾芬之榮精靈永有依歸
際遇尚如平素冀格明歆之誥庶垂陰騭之休

致祭文

箕子廟遣近臣致祭文

維我東壤粤在褊裔古初荒僻人文未啓首出檀后
生並堯世神祖靈邈仁聖聿繼嗟我仁聖遺躅昏蟻

志決靖獻義甘藏晦商宗既喪洛範將廢尊師禮至
陳道責大以聖傳聖時亦有待民彝皇極萬世永賴
攸賓罔僕我尋初誓我膠茲墟界絕區外匪係職方
匪預聘會茫茫殷土汜滔際海寔然來斯牖發蒙昧
八條始設盡倫盡制導我仁義率我孝慈過存知化
法俗丕變絃誦侏儒衣裳鱗介聲明炳煥駢美三代
博施遐遠唐虞所閡匪封伊居寔天攸丐民到于今
見稱守禮伊誰之力得免雕題千秋報祀有儼臨浿
神泉感涌古昳留澮歷越羅麗崇奉罔怠爰及本朝
尤嚴奠菜煌煌九疇表裏彖繫推原天道誕垂明戒

戒暴兗獨戒淫朋係予讀遺編怳然神契恒存訏凡
若承謦欬山川四更未及瞻升有敬齋心緬懷永慨
肆遣近臣替將薦酹庶垂歆格啓佑不逮

先農壇遣大臣致祭文

厥初生民維聖肇化誕教人食以粒天下 祀天配帝
永司農稼昔謀東祀擬覲耕籍靈蹕既除介馭將駕
出軌予尼飆發雨瀉前春床蓐又失躬謝徒增予媿
寧免神訶星回歲轉復及春亞土膏其動陽和已炙
思修闕禮庶追我瑕近聞疢患尚染闈舍戒心方切
宿計轉差茲遣輔臣往即郊壝爰攄予事牲璧是把

爰謁予臺以冀神赦遲年荒旱今歲尤怕惟神隆監
易災爲攘播均種稑澤洽滂灑無缺粢盛俾活孤寡

又

維帝炎后聿創畊犁惟周先烈亦世農師有國修禋
制同或寡惟茲畊籍日昉岐豳先王有禮予欲行之
昔歲仲春已涓日特已戒青耜將躋東壇驟有風雨
遂寢上儀虛言奉誠增予忸怩其夏告旱氓庶攸咨
亟命下臣特禱幣儀陳于衷腸導予悃私誰知愆虐
存肆猶期六雨不雨作陰旋曦一日二日以迄今玆
枯穗供燎裂畊如龜嗷嗷萬命逝將流離爲君未仁

猶父不慈胡寧使民復罹斯災亏儆予責予肅心齋
爰修圭璧復命台司所冀明神尚予格思神斯格斯
聆我民斯佈雲滃滃興雨祁祁蘇枯醒暍以澤以滋

先正臣李彦廸江界書院　賜額致祭文

粤我東邦學肇于箕陳範而歸以化偏陲羅濟以來
僅爾崔薛聶之文忠寔紹其絕本朝之彦維金及鄭
繼往彌彰有趙文正文正之後乃復得卿統緒之傳
若居而程維我　靖陵　仁　明之際卿以眞儒卓
然名世卿有美質能自得師卿倌篤志登高自卑存
性盡禮窮深極微表裏交修動靜罔違求仁一篇敬

畏五箴卿於此學遠躋回參無極之始至道所蘊莫
顯乎微匪遠而近知者遇之乃鶩虛空卿於此論直
契濂翁南州一疏炳然丹悃其言累千格心爲本道
優康時忠切匡君卿於此時志則希文勛華繼陟事
有至難議撤垂簾百僚攺觀戴我　幼主調我　兩
宮卿於此時忠則溫公孰爲雺虹蔽我太陽孰爲罭
罔椓我忠良孰令蕬拼乃投之杅邈彼西塞羯羠爲
侶安世嶺外叔子涪州吾道之非卿不愍尤鵬有賦
日玦無還期小人所幸君子之悲不能者人有定者
天公議之晰　無待百年　聖祖之初　貤贈特先斯

文未喪崇報斯尊躋卿之祀以配仲尼東都有祠亦旣祁祁庶幾肹蠁千秋同寰眇予寡昧夙懷英姿想像寤寐恨不同時晩聞沂徼亦尸而祝念此西人尊慕罙篤卿惟類韓地復如潮遺風所感同閭邇邊爰命春官亟擧恒典修其牲帛錫以華扁慰彼章縫以振文雅嗟卿之神其在天下如水於地無往不在薛嶺造天鴨水如帶卿靈在此尚或不昧卿其顧享如始祔者俾我荒裔敷我儒化

礪山竹林書院　賜額致祭文

東方之學寔肇于箕𡙇邈千載鮮克聞知式詠于佛

或雜以夷或昧其塗摘索于岐迨我本朝多士彬蔚
二三魁碩蓋嘗有之業未大焉見或偏而惟我文正
天與美資玉潤金精秋肅春溫修身有則誠正是基
格君有要姚姒爲規尊王賤伯反淳黜漓正誼蹈道
奚怵禍危亦粤文純早儀王墀晩益味學洛閩是歸
從容禮法究玩精微闢異觝邪鈎賾證疑聖圖孔晰
遺文永垂以緒則正以功則巍巍巍文成實際昌期
賢聖之學豪傑之姿道跂孔顏身許皐夔淳熈一封
佇見允釐明道片言可調元熈理氣之辨有偉其辭
不有眞知孰契精思溫溫文簡夙尋正逵家庭詩禮

良友切偲敬夫元晦並出同時敦篤如參塗繩猶伊
立雪道尊時雨化滋出則禮進退亦義歸矧茲文元
服膺二師程氏龜山朱門勉齋肫肫德性汪汪襟懷
有挹其大萬物同嬉當其確然山岳罔移我述前人
俾有光輝我折群禮剖闡無遺嗟我諸賢世或參差
遡徃啓來志道靡違　祖宗養士寔盛於斯天之降
才若將有爲然究其終百未一施惜矣北門毒蘊藏
機邀彼陶山白駒難羈或困謠諑名高毀隨或耆于
德遭際其遲道之難行天未欲治嗟哉志士幾滯于
顧所幸斯文終古罔墜微言未泯高風可追使我後

人知有秉彝知忠與孝知辨義私況彼南上久仰餘徽或履舊躅或誦遺詞介于兩湖有廟祀祁千秋五賢一體同祠於焉藏修爲之歸依頃予出巡覽駐湖陲歷修羣祀人尋前儀爰舉闕遺以命有司有錫新扁俾煥柱楣秩其牲帛奠此粢盛庶慰儒衿崇報靡虧卿其有知尚並歆玆

文烈公趙憲書院 賜額致祭文 在金浦郡

維卿忠烈本乎天性而資之卓而學之正自在小官已著剛鯁務觝異端欲行王政前後萬言章疏之盛正邪之別尤所耿耿姦膽鬼腸燭若秦鏡磨之不磷

挫而彌勁陰隂鬼門矗矗五嶺褰裳獨赴若蹈夷逕
慓彼島夷睒睗來偵衆人夢夢卿見獨炳支厦之喩
持斧之請霜雪辭凛日星避景忠讜弗售毒蘊已逞
天鼓忽鳴疆場震警閫臣藩伯委棄奔迸卿時在湖
自倡閭井衷玆衿紳化爲驍猛登壇一誓電滯縱橫
錦穴將擣清氛先靖爰鼓我羸以當彼倞終日殺傷
尚起瘡病卿以忠奮士以義競嗚呼七百同日併命
凡卿之死其死素定胡能使士以死爲慶人言節義
求諸諫諍若卿平生其學希聖夷清原潔顏志曾行
斯豈一節所可比並千秋尸祝誦義罔竟有祠孔碩

亦圻之境寔卿故里行路皆敬爰錫華扁以耀遐夏
肅肅籩豆薦灌斯整英靈有知亍言其領

判書尹順之致祭文

昔惟文靖相我　宣廟謀深功大古來爲少卿追厥
武夙稱英妙王門虔綽謝家封胡揚華舒翹自闢晉
塗中興之初禮優碩儒朝趍鈴砌夜歸金蓮詞林盛
事至今相傳時運轉鄰哀樂亦嬗延祖之舉古聞山
公恤孤之恩施曰宸衷私門靖居只親典墳分甘辱
身義未忘君遠乎南狩自野來奔孤城風雨與國亡
存板蕩之際誠節乃停苻於積水滄海之東鄰彼声

服交聘攸通卿膺是命若涉庭壇纔旋使節遂擢卿班卿家文貞文追西京瑞世光國久握文衡卿於斯藝亦闡堂室周汪制誥陳杜詩律衣鉢之歸卿足無忝寶策類題玉牒屢檢編摩纂述功在國史位躋尚書年逾致事雍容閑秩跌宕耆社云胡一疾遽閟長夜風流漸遠舊德日謝兹命祠部式擧奠儀蘄焉以侑庶抒予悲

行副護軍趙啓遠致祭文

惟卿質稟魁傑才挺文武宏器峻局早推公輔自試諸曹已蔚聲譽逮莅湖獄曾不吐茹置之臺垣敭于

玉署純鈞在匣芒刃自露鶚鷄當秋萬烏斂羽西關
矢石燕塞風雨揚鑣執靮獨趍如鶩劇邑雄藩以威
以化斧斷霆擊大革頑詐帳司叙伐俾陟卿亞往釐
江都首損晉戶進領秋官案無滯簿平生夷險盖多
勞瘁嚴嘗見憚剛或逢忌包公一笑人見爲瑞仲郢
三鎭廐無良馬年及懸車即返田野漏盡鐘鳴愧彼
行夜優游晩節十年湖海往者溫泉屢覲行在年齡
雖暮顔髮不改推恩增秩亦以耆耉庶幾更老歲問
牲酒云胡不遺奄歿塵垢風流漸遠老成日亡感念
舊德增予惻傷爰命祠部亟遵舊章抒辭以侑尙舉

玆觴

叅判尹鏶致祭文

仁廟在宥登擢俊髦惟卿先臣亦嘗際遇勇往之氣難奪之操臨軒動容幾勤褒勞卿紹厥武有遺風烈孝友其性敦確其節外璞不雕內蘊斯徹旣釋儒褐旋著戎襖主書帿司晉塗初駕中年從宦却掃郊舍千秋竹素寤寐探討其乞銅章每爲親老委蛇玉署躞蹀驄馬其在諫苑有蔚聲價平生吶吶言若不出時乎謇謇不震不怵旣進銀臺亦長胄監悃誠自著眷任斯咸逮予嗣位益思老成群公交擧畀卿貳卿

天官栢府握銓提綱敦匠園陵聿修蒸嘗勩勞未修
鬵用方切誰謂一疾奄告長訣況卿有毋其年耋頤
嗷嗷哭卿念之心悲斯命祠部亟遵舊章卿靈有知
尚舉玆觴

領中樞府事鄭太和致祭文

嗚呼有氣祥順播物煙熅凱爾風稟喣則曝溫耳鍾
於人則德之藴予識卿資寔出天分亦譬喬岡厥峙
巍巘江河渾浩罔見流運ㅆ所利澤蓋不淺近予識
卿功不在撫捃昔卿早歲發𨤍轔轞蹈艱任重夙彰
英聞南藩施化西塞遏忿太宰提銓司農理餫長材

遠駕絕塵離坌遂棖　寧考績用采奮在畀盬梅在
服藻粉朝章治體尤所斤斤遯乎眇冲益切依僾事
有疑難衆所忞忞卿若洪鐘乎扣必韻政宜通變或
錯而紊卿若淵冋決彼棼緼乎眷彌摯卿辭益慬乎
尚靳卿日惠誥訓況卿純嘏無一瑕璺廿考汾陽芬
世口吻五公袁楊積慶攸醞東山偉雅潞公飭謹云
胡不憖遽有凶問中流失檝大廈摧㯶恫玆數歲舊
臣凋隕殆今憂虞外內朋慍有渙而詛有僟而憤冬
而轟煒晝且珥暈不有耆耈孰圖其儹乎每感念危
厲自懟乎今祀卿淚爲卿抆一至意所抒乎豈卿隱卿

應顧享辭香斯歆

明善公主遣內侍致祭文

前夏之戚予哭明惠少猶怛一丁其淚未霽婉婉其長復隨而逝慈情所鍾此哀何際哀汝儜弱遽失芳歲憐汝柔慧未諧嘉儷朗汝夭促一似汝弟矧汝約婚既定六禮事故多愆遂遲采幣誰料轉聘示爵矜悅昧昧後計孰尸汝祭予一念至益增悲係嗚呼昔隕單珠今凋並蒂始詠夭桃紅[illegible]傷弱蕙出殯匪闍帷堂郎繐床留遺弄篋餘舊製儼[illegible]匝聲容猶在聆聽　兩宮興悼九內共弟予獨何爲[illegible]回不心悵崇豆維肴盈

觴維醴茲遣內侍于諭是督庶汝有知尙此歆哭

益平尉洪得箕致祭文

昔我　寧考妙選儀賓惟卿家閥奕世名臣矧卿祖
烈殉國捐身奇卿瓌質亦絕萃倫操既布素　惟儒
珍劉尹風槩王令淸醇爰命歸妹寔膺　睿倫眷遇
旣至惠渥日殷緋袍象笏犀玉璘瑞朝登靑蒲暮入
丹扆時詣銅龍從遊諸親匪親伊友講劘勸懲卿
雅嫺識卿忱恂旻有請乎惟靑暨寅庶奉　聖訓恒
篤親嫺誰知大割奄纏率濱但抱湖弓莫追梧巡十
數年間哀樂迭頻靜敬繼喪寅亦九原凄凉鳳臺家

落沁園仰念 東朝愈切慬慬所喜惟卿家室誾誾矧復有子亦既抱孫第每憂卿寢病呻吟苦塊三載罹毒茹辛灤陵霜露又或損神遐期遽促大運斯臻聆凶怛驚始疑非眞積日雖久予愴若新撫孤恤嫠予所自惇厄葬飭事予庶盡恩旣悲卿第不滿四旬復悲禁臠只餘三人佳城旣卜脩夜難晨華榱遂空豬慕甋陳玆遣禮官亟奠精禋惟卿有靈格此諄諄

祈雨祭文

於惟太社寔主冢土祈斯報斯爲國攸怙顧予忝位凉德蔑祐未黙枕誠奈遘癉愆三夏亢旱一秋無雨

昔流爲塵傍海皆鹵無食無良不亡何待嗟玆致菑
莫非予罪惟冀明神尚許悔改遄施霖霈以贊玄縡

右國社

於惟靈后配天作祇我疆我理孰非后司沃瘁豐瘠
亦惟后爲顧今災歷有類周時三年亢暘萬黎靡遺
途饑路殍則不我支邦之將蹶后亦奚賴枯乾屢呼
不憚聲六哀此群命請從后丐幸運神功千里一霈

右后土

維神司稷實爲民食生我粒我則賴稼穡徙在庚辛
災旱斯極昔每屯膏今又熾㷮洪流若斷烈炎未熄

歲此不已萬類將殛哀哀黔黎念之孔戚遑遑予懷憂豈少釋爰竭予誠以冀神格庶興霖霔活我邦域

右國稷

惟神之生播穀是職瘽身殫功奏我民食惟民有食莫非神德今玆之旱胡至此極夏序經三日計踰百將雨不雨遂閔膏澤匪穀胡民匪民胡國惴惴予衷秪俟顚覆尚復籲呼再三忘瀆一霈甘雨庶我垂恻

右后稷

畿内山川祈雨祭文 走筆

前冬無雪今夏轉暵地膚不滋泉脉皆斷民憂巳棘

于懷寀悰維楊瀾浤下接京漢濡潤之功實神所幹
亟興霡霂以泝焦爛右楊沚

浹月無雨彼卟皆焦朝淒若霜夕炎兼飆恒暘之災
念之憔憔維津在西吐納海潮厥德堪稱其靈孔昭
倘霔神澤以興我苗右德津

庚辛之災殄我黎黔昔匃屯膏令又亢炎歲此不已
萬類將殲維嶽在北作鎮巖巖嘗所祈懇輒賴濡霑
毋吝天澤以答民瞻右[illegible]岳山

今歲之旱徂夏彌烈畦坼者塵麥槁而焫依民胡臯
寧我受罰維嶽峻極實冠群峊神靈所宅雨雲是泄

幸施玄功澤此暵暍 右瓦冠山
自予忝位荐遭菑咎頻年大無前牒未有今夏又旱
罙疾予首舊都之鎭曰維崧岫每擅靈功輒垂玄祐
敢祈一霈以需耕耨 右松岳山

進香祭文

仁宣王大妃殿敦寧府進 香祭文

恭惟 聖母寔俔天妹心存陰教道叶坤綍始我
寧考寤寐賢對爰定厥祥禮聲徽柔猶塗夏榻若任
周妃亦嚐明德作嬪東海昔歲困敦邦禍未悔初從
鳳邸與質燕塞久閱艱危敬畏靡怠遠駕初回前曜

烋彩　兩宮重懽八路同愷迨膺寶命荐荷天賚冢
教刑外壼則正內規深涀聳儀著鳴珮服尚絺練龍
棄珠琲河洲澤漸摎木恩逮綄縱實穪鼓鐘奄廢慟
望南巡梧山晻曖　聖子嗣服愉婉深愛　毋國國
養逵孝斯在長樂膺享濯龍留誠嘉祥攸集歡慶罙
倍厖祝康寧顧戴其載云胡微疾遽厭人代創割斯
纒嘗禱莫迨煢煢　嚴廬懷慕其僾仰瞻䶂墨有流
涀涀徽行受名制自周宰惟仁惟宣女堯與配㓨念
前歲灤陵適攺驪丘儲祉吉宅明塏同原䏿兆若果
有待啓日方筮厥衛即戒黼翣載煥暈褕示晦捨此

赫顯指彼冥昧雨涕臣僚雷哭壓閭悲號焱〻莛〻疇不心痗伏念臣等有忝懿戚或托肺腑渥海曾涵慈天失戴肆當 卽遂第效奠拜有辦斯馨有觶斯酹

又 咸鏡道進香祭文代人作

於皇文母實禀聖姿徽恭其德淑愼其儀始嬪朱邸禮備衿縭遂晉靑宮範合褕翟艱危轉泰淹恤增顯天人所顧福履斯綏爰膺寶命克勖內治禋修七廟琫瓚玉盞導及六嬪漢練周絺猶摯于商若姜在岐陰功載彰坤化方施誰知夏艮哭禹十朞所悲湘皇泣舜九嶷猗我 聖子寔篤孝思旣竭深愛庶報至

慈長樂享椵甲觀偷禧亦有諸王肅雝周姬家人孝
歡笑樂融怡溫泉弛輦集祥祇基養惟一國祝則萬
斯纔驚嘗藥遂撤含飴昊穹不吊厚壤忽隳哀遍率
普痛纏壹闈湛恩軫民蓋浹人肌末命憂疾益增
聖悲貞瑶紀烈顯冊揚懿名齊女堯日星昭垂矧念
前冬灤陵亟移珠堆效瑞金粟呈奇同原若陪隔歲
便隨龜八告筮日迫塡池安此湘流梁彼渭涓用楚辭九歌湘君及大雅造舟爲梁語
鳳髮容與龍駕遂遲具僚攀哭祇庶
弔滾皇皇抱慟舉切慕凝伏念臣昔辭　東朝遠守
北陲殊方奉諱摧肝靡追遙封蘚香敬陳菲辭

表箋

史書犯禁人蒙宥謝表

小豎干憲秪俟譴訶乜慶包荒幸被恩宥危衷倍激感涕自零伏念ㄉ際昌期獲保遺緒每奉三尺律令益申防禁庶與一國臣民恒存儆戒不料使价之返復犯關市之譏念賤買之作奸罪旣難貰而行李之失檢責將安逃斯切震惕之忱乃蒙渙汗之典曠然德意卽先多方貸彼刑章並許肆赦眷渥至此酬報于何伏遇建極宅中推誠待下綏懷遠邇悉宥生成舒慘陰陽皆歸造化遂令救服荐荷洪私敢不隕結

爲心銘鏤至骨懲前毖後惟永遵乎教條慕義輸忠
誓弗替於屛翰

方物表

天王錫命恩旣侈於遐邃壤幣輸忱禮敢替於實篚
右件物等産從荒僻品異嘉琛聊以表乎由中曷足
稱乎享上

王世子冊禮後翌日　大王大妃殿謝箋

在厥初生懼忝早諭之訓居于貳極猥叨豫建之恩
聞命兢惶撫躬蹴踖伏念臣不肖小子有道曾孫縱
乏勝衣之年實慚岐嶷獲侍含飴之日幸蒙提撕肆

今日震器之承是 東朝坤育之德玆盖伏遇侔周
太姒邁宋宣仁衍百世之本支誕膺施孫之祉化四
方於閨閣克推及幼之慈遂令眇末之身荐荷封冊
之典臣敢不祗服光寵恪遵誡辭繋兆民望敢曰粗
副於延頸獻萬歲祝竊願勿替於承顏

奏文

請 王世子承襲奏 甲寅

朝鮮國莊穆王妃妾趙氏謹奏爲承襲事伏以孫男
先臣王諱素嬰疾恙醫藥無效續遭喪慼傷毁彩多
至本年八月初七日證勢添劇乃於十八日將嗣子

某托以國事是日亥時薨逝蓋嗣子某自在冲幼岐

嶷英粹仁孝茂著已克有長人之德爲國人所願戴

先臣王每擬具此冊建情愿卽行聞奏以請典禮秪

緣小邦自昨歲以來有攺遷先忠宣王窀穸之事繼

又有先王妃之喪幽嘉事別理難叅錯徼恩祈命自

底遲延不幸今者荐罹大割而宗祧所托旣喈在此

嗣子民心所繫亦唯在此嗣子妾於斯時誠有不可

以婦人嫌避者謹將孫男先臣王臨簀囑付情節暨

先臣王在世時未及請封世子等因弁此具奏欽請

冊嗣子某承襲國王嗣子某亦曾聘定光城府院君

金萬基之女爲妻仍請冊金氏爲王妃伏惟皇上天地父母特命該部誕降誥命使小邦臣民獲覩寵光不勝幸甚

請改癸亥被誣事奏 丁巳

云云臣竊伏念爲人臣而長抱至痛憂畏歛縮終不能以自暴者是乃自疎於君父者也爲人子孫而酷遭先誣含忍泯默終莫得以大伸者是不自盡其誠孝者也今臣愚昧疎弱無所肖似孝不足以推顯前烈誠不足以感格上聽而惟是隱痛在中所急者先祖之至冤慈覆在上所恃者君父之至仁玆敢觸冒

危殆更瀝肝血以呼號於紸纊之下伏願聖明少加矜憐以財察焉臣之曾祖父莊穆王臣琪素著勤勩以藩屛於大朝此大朝之所嘗寵綏嘉奬在小邦則實是更始人倫撥亂反正之君也而小邦於頃歲得見明朝野史所謂十六朝紀者其詆誣臣先祖無所不至以先祖之聰明仁孝實德在躬而謂之走馬試劍謀勇著聞以先祖之骨肉遘禍屛處憂懾而謂之常在廢君左右用事金墉十年倫紀滅絶天人憤怒歸于有德而乃曰密約祖妃救火爲名義舉旣正私恩亦伸保全贍養以終天年而乃曰綁縛舊君投之

烈熖明倫之事而擬以逆節光復之烈而比於簒代至其媾倭等說尤屬虛捏譸張誣罔誠有所不忍言者自臣先臣始見是書常懷憯痛未克上聞及至昨歲伏聞大朝方有纂修明史之役臣於此又竊恐惡言之易逞奸機之難遏刪註正謬惟此時其會情危事迫遂干威尊而方且日夜懍懍鈇鉞之是俟逮伏奉該部所奉聖旨仍伏審洛內事理其所以提掇史例開發詔條者既已委曲明備一則曰該國癸亥年廢立事始末及莊穆王事蹟既有定論一則曰並無旁採私紀以入信史夫事有虛實而惟必紀其實而

後方可謂之善於紀事論有是非而惟必定乎是而
後方可謂之眞有定論而況金匱之藏玉版之文旣
不許稗撰私編參錯於其間則臣先祖之所受誣於
野史者似亦已刊落昭雪而無復遺恨顧臣感攢泣
涕之餘仍復自念凡人之情其不幸而遭誣辱孰不
欲一得洗之其幸而洗其誣辱則又孰不欲一得其
公案實錄以之自證於天下以之自明於後世乎故
貳貸之子必務明其契券斷訟之家尤有重於署判
今臣方抱累世之至寃日冀聖朝之伸雪而惟此新
修明朝正史卽又臣先寃之契券署判也其將以證

之天下者在此其將以明之後世者在此誠願聖明亟命史閣修纂諸臣重加研摩其於紀臣先祖癸亥之事者若猶有差謬不明郎加釐改如果已列正是實仍許頒示俾我小邦先祖之遺臣遺民得以奉此公案持此實録以發幽光以揚休名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臣不勝萬幸抑臣復有所考據於小邦掌故之書者在昔明朝永樂年間旣賜小邦十八史及元史宣德年間又賜小邦資治通鑑綱目前後史書累百卷俱出於內府所藏而至於萬曆庚寅又嘗錫我以大明會典一帙蓋其時小邦適有先系之誣累請鐫

改會典中所誤載之語而訛僞旣改大冊隨頒寶軸
珍籤輝映箱篋此小邦人所至今傳道歷歷如昨日
事者今臣之爲先祖而請命者旣與昔日宗系之事
相類而明史之關係於小邦者又與昔日會典之書
相似則豈明朝不吝乎當世制作之鴻典而聖明乃
獨於前代舊史終靳其錫予之命乎今臣誠得此書
不特以夬洗先祖汚衊之名亦將以薦之祖朝實之
西序長與子孫臣庶讃歎大朝一視同文之盛有沒
世而不敢忘者矣臣無任兢惶隕越祈命俟罪之至
咨

以馬島來問中國事情事移禮部咨

朝鮮國王爲委報隣島移書語意非常事議政府狀啓節該上年夏秋間東萊倭館譯學等偶因館倭得所謂福商所傳吳三桂檄文者察其滿紙辭意寔是弁服侫倆不類漢人文字旣巳毁棄勿留亦不敢煩聞大朝矣又近於本年六月東萊府使魚震翼報稱對馬島王平義眞委送差倭十三人持書契出來館所等因臣等取見其書盖印島主抵本國禮曹參議者也其中有曰大明舊臣吳三桂輔翼先帝遺子分劉倡良將仗節擧義兵今業巳圍南北兩京而各天

異地未詳關亂情形貴國地近中原不知干戈餘殃
無及邊徼等語臣等因此竊念本國與彼倭通好羈
縻今已七十年尸島中情狀皆本國之素所慣悉言
多狡譎俗喜欺詐種種事端雖屬可駭本國並皆措
置不察而已今此書契之辭又明是尋弄哄人誑人
之計者本國之事賴大朝字恤之澤邦內乂安亭障
無警固島人之所已悉今乃以邊徼干戈爲問此外
熒惑之言窺伺之態誠有不可以測知者卽令沿邊
郡邑船艦久已廢缺城池一無所恃疎忽之憂有倍
常時且此島主之耑使特訊有非前日倭譯私相傳

授者之比語涉上國理難隱蔽合無備將前因咨報該部允爲便益等因具啓據此爲照倭情異常腰領難得其在捍衛之道旣不可有虞不戒揆以藩服之義亦不可有聞不奏爲此合行移咨煩乞貴部照詳轉奏施行

再移咨

云云竊照日者島倭致書托稱隣好信息非常情詐難測而語復有關係于大朝者當職不幸於非意之中遭此事端旣不敢不以實狀上奏以自盡藩服之義又不得不以私悃仰暴以兼伸捍衛之誠方且悚

聳蹴踖以俟裁察乃者伏蒙皇上特垂矜軫遥降明
諭凡諸睿算之所運天威之所震各路征討之競捷
諸省變亂之漸除者悉皆赫然有昭於十行之間至
於先行曉諭之至計預許拯援之洪恩尤足以逆折
奸萌消弭禍孽而東土民庶亦將憑藉寵靈以永有
奠枕之安則當職竊不勝感戢欣戴以攢祝我皇上
字恤之大德而惟彼島人又於今春問因渡海舌官
續有詵訊再申前說比之上年書契轉益張皇拼闔
顯有偵試哄嚇之意委屬駭愕今方另差折衝將軍
韓時說司譯院正金振夏等馳至釜山館接著島中

幹事頭倭以宣揚大朝威德仍且諭之以逆順開之
以利害庶幾遵奉成筭獲保偏壤以自附於守在四
裔之訓爲此合行回覆煩乞貴部照詳施行

書契

代渡海譯官答對馬島太守書契

二自鰐洲旋飄以來風潮累變節序已三換矣緬惟
州將大人鼎茵崇毖亦惟諸率行僉執事動止珍迪
區區瞻傃不容言喻日者潄職留島之時伏荷大人
損示札翰細訊以中國變亂顛末而行人之出疆也
其不及受辭者亦不知敢以其所不知者爲知故泯泯

嘿嘿有扣不響歸來悵恧亦何可言救職西還之日偶值燕都使者又自北來仍得以詳刺事情聞有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駐兵荊州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駐兵岳州多羅貝勒棟格進勦陝西大將軍和碩安親王進勦長沙和碩康親王由浙江和碩簡親王由江西並取福建兵馬則分九路攻戰已閱三歲其向荊岳者盖非平西也其向閩浙者盖備東寧也其向陝西者盖討王輔臣也或進或北作失旋收江浙之間尚爲楚漢之京索成皐北兵既未能棄原野之便而入箐棘之險南人亦難舍舟楫

之利而犯介馬之鋒勝敗之形殆未有所分則書中所謂戰圖南京等說似是遠外虛聲非的報也第聞燕齊之境又方專意海防云此則似亦有慮夫東寧之風船出沒無常者矣前書中辭意既極慤懇開誨良多則敉職謹已布之於南宮諸大夫之側相與嘉悅讚嘆深感州將大人暨東北諸執政君子能念隣好之篤至於如此也每欲一[illegible]以筆尺仰覆兼陳謝悃而因仍不遑以迄于玆適聞[illegible]倘使方戒維楫耑此奉敷千萬不盡惟希鑒照

御題一心之微攻之者衆賦

天地絪縕儲至精兮惟人受中乃攝生兮明明知覺
舍厥靈兮藐爾神舍賅厥形兮厥居方寸宵不盈兮
寂靜未眹保體冲兮當物之來感遂通兮棼錯百變
主失官殆任顚隳兮所以君子貴自篤兮仁義其帥
禮爲胥兮誠以閑邪敬勝慾兮群妄作退四壘淸兮
應無窮兮然人有欲適形氣兮惟欲易流吁可畏兮
靑黃律呂擾聽視兮甘脆芬馨亂口鼻兮伊體思佚
亦其性兮內動外誘蔽交盛兮投間抵巇秪益病兮
闖然蟊賊稍莫衛兮突爾戈戟雉亦圮兮猶般設機
壘技殫兮猶瓘灌晋魏齒寒兮微者愈微危愈危兮

大隱遂去九有寧兮嵬峨靈臺安且妥兮天君當座
穆而泰兮凡厥氓庶疇不儆兮其在人君宜益省兮
紛華誨蕩幽獨肆兮愼德則鄰從惡易兮僂指遑忘
足憺靈兮鄙說騁力武絕脉兮恭顯嬖倖炎促鑠兮
輪臺未悔秦則續兮隋樓自迷煬以覆兮蕺胥僇辱
厥聞惺兮唉彼昏惑孰喚醒兮惟操惟存葆惺惺兮
惟精惟一道爲主兮鼎哉王明徽作所兮

御題項羽不渡烏江論

臣昨伏奉 御題以乎讀漢書至高祖五年冬十月
項羽旣敗垓下 臨江不肯渡未嘗不掩卷而嘆也當

此之時天時人事盡歸於沛公然若使羽得渡烏江遷善改過收合人心舉兵而西則安知沛公之子孫盡善於沛公者乎予於此不能無慨然之心焉 教此乃 殿下善觀古史論成敗進學長智之一益願臣不佞恐不足以奉此 對然臣亦嘗讀太史公史記至楚漢之際竊迹劉項之所以成敗存亡唯在於能忍與不能忍夫先破秦定關中旣當王矣而一聞項王之怒驅百騎謝鴻門者此能忍也虛三章之約安一隅之封以自養自晦於巴漢之陬區者此能忍也成皐之事楚日求戰而漢日求守鴻溝之約楚

日求解而漢日求進此能忍也則漢高乃天下能忍
人專以忍而成功而若羽者唯喑啞叱咤臨陣賈勇
不顧一時生死此不過一曷將耳兵則專戲貨則專
慾先快而弗悔後謀而無戒意有所趣氣有所加必
攅佚而不知返故一不忍而新安坑再不忍而咸陽
火三不忍而背關懷楚四不忍而逐主分封自玆以
後羽之所以東擊田氏南追彭越西拒全漢之師者
遑遑擾擾無須臾之耐此不待陰陵之失道烏江之
問凖而羽之無足以為天下之主則決矣夫喜勇慓
悍過之大者羽若忍而能斂則已失之天下宜若可

以復爭也寬仁慈惠善之大者羽若忍而能遷則旣離之人心宜若可以復收也而然羽之猾賊殘暴行弑逆大無道終非能補過者且觀其相臨廣武獨身挑戰之計則羽誠不能忍數年匈匈之苦又安能待高祖子孫之有善不善者耶雄心已沮壯圖旣虛盈盈一水隔此衣帶而遂不渡焉者非羽之不欲渡乃不能渡也此不能忍之明效也或有問于臣者曰羽則不渡矣假令羽能渡能遷善改過則猶不可以有爲耶臣應之曰羽唯不能忍故不能渡然昔者梁與唐共爭天下其所謂兩河夾寨卽劉項之成皐濊潚

世嘗朱三之稱天子、攻晉陽克用屢敗至欲走保雲州則此與羽之垓下何異然克用〃不能用周德威固守之策納李襲吉崇德之言以綏懷民物保安境內而及至全忠弑而友珪駁則梁社遂屋而天下遂歸於晉矣噫彼晉尙如此使羽果能渡果能遷善而改過則其英雄壯烈之氣夫豈不及於李亞子輩哉

臣謹按唐昭宗時晉王李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襲吉對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强不由衆寡覇國無貧主强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

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勾刑法有

律勾讀曰鉤出納之籍明則蠹弊自無所容依律定刑則吏不得而輕重而近密多

正則人無讒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

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謂關定開架增麴蘗檢田

疇恐非開國建邦之急務也

臣於叅　教製進之文既略及李克用之能用李襲

吉之言者故敢玆更錄襲吉對晉王之言于下端以

備　睿覽此實圖安慮危有類乎今日之事者有

聖明加意澄省將必有所惕然感而懍然戒者矣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九